

兩間文苑

# 初秋的風

耶 草



上海兩間書屋印行

初  
秋  
的  
風

初秋風

(全一册)

著者 耶 草

發行人 上海兩間書屋

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至七七號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 目次

柏莊	(一)
保安街	(一七)
借光	(三)
龍大海	(五〇)
劣性娜拉	(六六)
殘廢的人	(八五)
兄弟之間	(九九)
梁懷略	(一一六)
待命	(一二七)

初秋的風

二

初秋的風

(一五)

## 柏莊

春之展

戰地一轉移，這兒便成了敵人的後方了。

鄰近道路的人家，那些爲了躲避敵蹄的踐踏，曾經負荷着簡單的行裝和食糧，妻兒老小與耕牛，到二三十里以外的親戚家逃難的，又從新回到自己的莊子上來。

由於這兒並非是公路，敵人的過境是絕少的。於是，老牛又開始拉起笨重的犁子，將那被鐵烏龜或魔鬼們的蹄子踏平了的土地，再翻過來，弄碎它，播下了小麥的種子。

靜靜的潁河，自從黃水貫入以後，變作混色的不祥的寫街婆了，終日哇哇的叫囂，刺痛着兩岸善良的耕者的心。然而，他們用血與汗築成的大堤，畢竟避免了黃泥的災害。

一場春雨，麥苗好像拉着長的一般，青色的葉，向四面伸張着，它的形狀，是微笑。一隻鷓鴣，在麥田裏劃過一個倒影，檢食殘糧的鷓鴣羣，驚悸的抬起頭來，轟的一聲全飛開了。

北魚，希周和我，三個穿着農家服裝的非農民，在青蔥的郊外拐着，這是敵寇的後方，離敵窠僅僅十數里的路上，我們被派來檢查這兒的工作。

輕柔的風，一陣陣從我們的身邊掠過，適度的陽光鋪在廣漠的平原上，不太熱也不寒冷，我們宛若置身在一個自然而美麗的樂園，忘却周遭可能發生的恐怖了，希周說：

「我們現在好比走在萊茵河畔了。」

「不如說是密西西比呢，」北魚爭着道：「因為密西西比河畔的人民，有一個時期，和這河畔的人民有過相同的苦難。」

「然而，春色的可愛總該是相同的吧！」

希周這麼接着接一句，大家便沉默下來。

散立在四外的一堆堆綠色的樹叢，裏面參差着灰色的點子，是村莊。中午的鷄鳴傳

了過來，炊烟穿過屋頂，樹梢，和雲結成了一片。極目無邊的青色的麥海，點綴着稀疏的黃色的或者紅色的草花。一股芬芳的清香送進我們的鼻腔，使人感到一種無窮的春之媚力。

「噯！」

北魚輕輕的鬆口氣。

「想家了嗎？」我故意的開個玩笑。

「想家？這兩個字在我們目前的辭典裏是不容許存在的！」他嚴肅的回答說：「我們現在不是正在海裏邊飄流嗎，小心着自己的舵吧！」

### 過路店

我們行走着的這沙河兩岸的地方，不僅受過敵人的遭塌，也曾受過黃汜的戕害。忠誠的耕者，在遭遇着一次空前的不幸之後，躲避的常識也便跟着增長起來了。如今，將百



分之百的土地全種上小麥；他們不願冒險的來衝破可怕的雨季，於是犧牲了一切秋收的雜糧。

照例，在過了清明節，接近芒種的日子，應該整理休息好了的七地：種向日葵、春紅芋、高粱米和秋蘿蔔，但，除了菜園的種植者，一般人是比較的空閒的。

一些小姑娘，提着竹籃，在池塘邊，道路旁，挖季菜。男孩子們，多半在為他們的牛馬找食料。他們的母親，鍋前邊扭到鍋後邊，煮飯還要照顧小孩。做父親的，有些背着糞箕去拾糞，有些在人家摸小牌，或是在過路店裏閒坐着。

當我們經過一個過路店時，有人向我們招呼着：

「歇歇吧，老鄉！」

我們在四根木樁撐起的棚裏坐下來，要一壺茶，一包土造烟，我休息了一下，開始注意附近的事物。雖然，我們是穿起農家的服裝，却並沒有減少農民們對我們的注意。希周故意的說：

「掌櫃裏，弄根洋烟抽吧！」

那被稱作掌櫃的人，和藹的拐了來，他左手又在腰間，右手擺着：

「從前呢，鬼子剛到不久，國軍退却的時候，這裏亂七八糟的，煞都有，不管是黑的白的，洋烟更不用說了！」

「這會兒爲什麼沒有來呢？」

「你不知道，老鄉，」他彎着腰，小聲的說：「這附近都住上國軍，私貨煞都不准賣，宣傳隊不斷的來，三五成羣的，他們說：凡是打鬼子那兒來的都是仇貨，用了是葬良心的，所以，這會兒連洋烟也沒人賣了。」

「掌櫃裏，你們真傻，黑的也吧，白的也吧，賺錢總是真的，」北魚說話的聲音相當的響亮，他在試探那掌櫃是否是真貨，「要是不准公開的賣，偷偷的該可以的，你看是不是？」

掌櫃裏苦笑一陣，沒言語。

我們的談話中斷了，這個棚裏沉寂下來，而另一個棚，擠滿了附近的農民的，大家附

耳邊咕着了，有幾個人，是鬼頭鬼腦的向我們看着說着，說着再看着，這無疑是一種驚虛，顯然是考量我們。

追蹤者

多付了幾個茶資，我們裝作沒有看見那些人，帶着驚恐的神色走開了。我們故意放慢了步子，一壁走一壁回頭看看，走到百公尺外的地方，一個背糞箕的中年人也出了那個過路店。

我們無意中把後面的追蹤者忘却了，說着談着笑着，我們周身感到無限的溫暖，這樣苦難的時代，苦難的境遇，却使我們深深的體味到美麗的春天，我們的工作是有希望的。

一氣走了半小時，有點累了，我們同坐在一株粗而矮的垂柳根旁，抬頭四望時，又發現了那位背糞箕的，他在另外一株樹旁坐下來，希周和北魚相互貯望着，大家不約而同

的顯出一絲微笑。

趁那背糞箕的不留意，我們大步的邁開去，走了一陣，回頭看看那傢伙仍然在後面跟着，我們三個人下意識的跑起來，那傢伙也跑起來，但在我們慢慢的走着的光景，他也慢慢的走着了。他不離我們太近，也不太遠，始終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並非開他的玩笑，」希周忽然說，「這回我得暢暢快快的大便了。你們看，那個傢伙也會學習呢！」

說了他拐到附近的一塊地旁的凹處，蹲下，我們在不遠的一邊候着他，那傢伙也蹲在路旁了，他向別處望着，有意的裝作看不見我們，希周結束了他的工作，我們又開始走，不消說，那傢伙仍然悄悄的尾隨着，他走近希周蹲下的那塊地方，將那堆糞收進了他的糞箕。

看看錶，正三點，距我們的工作站不遠了，我們相約要把我們的步伐慢到不能再慢的地步，油腔滑調的拐着，北魚順手拉下一根柳枝，檢它最粗的一段留着，扭掉他的骨子，

孩子般的力拉力拉大吹起來。

我們的心境，宛若初春的朝陽似的，溫暖而向上，這位追蹤者啊，顯然是一位堅強而忠誠的義務的工作者，抗戰的伙伴，這會兒，他是在盡他的天職，因為在前一個過路店，我們的奇異的問話，引起了他們的懷疑，我們是給當作可憎的奸細被追蹤着的。

出於一種高貴的工作所付予的慰藉，我們歌唱起一些硬性的曲子，牽強的慢步自然的合上了歌曲的拍節。

「翁翁翁翁翁翁！」

七架塗着國徽的轟炸機，在五百公尺左右的上空，向敵人的據點飛行着，我們在微笑裏拍着手，預祝我們神鷹的凱旋！

而那個背葵箕的，立在路旁，看呆了，嘴張得那麼大，他的興奮超過了我們。

換班了

綠色的堆裏冒出炊烟的光景，我們的食慾也來了。一個過路店，祇有五六家人，檢一家乾淨些的，我們走進去，吹吹長凳上的灰塵，分作三面坐下來。那掌櫃慌得像什麼似的，忙着用衣襟揩桌子，北魚問道：

「有煞吃的呢？」

「熱餅，大鍋麵，豆腐炒白菜，蛋子兒！」

「一樣來一點吧！」

不大清潔而却豐富的食物，一盤盤端上桌，我們吃着，感到異常的合味，一來這是家鄉飯，二來肚子確實走餓了，那掌櫃站在一邊，等候着爲我們添飯，滿意的立在那兒，他說：

「來個小二兩吧！」

「可以。」我回答道。

希周喝了一口，打量一下那掌櫃：

「來一盤海參呀！好吃餅！」

「哈哈，」掌櫃笑起來，「咱這兒沒人會弄。」

「那麼，來一盤鷄絲拌粉皮。」

「也沒有呢，即使有，這兒過路人是沒有人家吃的。」那掌櫃認真的說。

「怎麼了，掌櫃裏，你怕我們吃了不給錢麼，你別看我們穿的劣，腰包有的是子兒呢！」

「他家在蚌埠開飯館啊，」我指着希周告訴那掌櫃，調侃的說：「還有理髮店，鞋鋪。」

那掌櫃用一種打量的目光向希周端詳着，他會相信我的話麼，我不知道，但他卻一再的注視希周的服裝，這穿着樸素的布衣的人，爲什麼說話會這麼的誇大？那掌櫃是陷於無可如何的境界裏了，他愕然的站在一邊。

「唉，」希周拉着那掌櫃的衣袖，小聲的說：「找點面子來吧，我實在撐不住了。」說着，他有意的不斷打着呵欠。

那掌櫃搖搖頭。

「黑的也中啊，弄個泡子喝嗎。」

「一點也沒有，是真的，說瞎話是龜孫！」

希周陡的立起來，從懷裏掏出一張沒打折的拾元張的鈔票，着實的對着掌櫃裏：

「如果你不放心，拿現款去好了，人雖靠不住，錢總是真的，咱們是同行哪，都是生意人，你尊姓呢？」

「我姓郭。」

「你瞧，還是本家呢，快去吧！」

說着，他將鈔票往掌櫃手裏邊塞，那掌櫃怔怔着不肯去接，希周瞪着他一雙大眼，厲顏厲色的叫起來：

「爲什麼一個人不識抬舉呢？」

「妻娃哄你，」那掌櫃焦急而口吃的道：「沒有有呀，撒謊的是狗入的！」

「掌櫃裏，」我插嘴說，「你算算飯賬吧，他喝醉了。」

這一場爭執，引起了左右鄰人的注意，當希周掏票子的時候，便逗起大家的耳語了。



我們留心着那些談話的人，在他們中間，我們發現了那追蹤我們的背囊箕的人，北魚，希周和我三個人用眼睛打着關照，會心的笑起來。

我們離去這個過路店，夕陽已經西斜了，吃得很飽，肚子漲得難受，到我們駐的地方又不遠了，儘量把步子慢下去，無意中回頭一看，後面仍然有一個尾隨的人，他也背着囊箕，但已經不是剛才的那一位。

在柏莊

高空佈滿了成千成萬歸窠的烏鴉，翱翔着，吱喳的在叫，春陽已經接着了樹梢，晚霞向四方伸張着，西天的雲變成了美麗的宮。平曠的大地成了金色的海，青青的垂柳改色了，每一個村莊都是歐洲的名畫，這壯麗的一刹那的春之暮的終結，是暗淡的黃昏，就在這令人感到百般寂寥的暮景裏，我們將要走到了柏莊，一個有二十來戶人家的村子。

那追蹤者從另一條路先拐進了村莊。

北魚用眼色和我們打了一個招呼，一邊說：

「這正是一個試驗的機會呢，萬不可放過！」

我和希周點點頭，便一同立在村前的路旁了，村裏外蹲滿了正在吃飯的老少，在蒼茫的暮色裏，我們三個化了裝的非農民，起初，並不會惹起他們怎樣的注意，而我們，有心的在村前踱來踱去，嘖咕些什麼，故意向村內探視着，一個年輕人，端着飯碗走來了，後面跟來了三個，他用一種關心而質問的口吻說：

「你們是走親戚，還是想借宿？」

「都不是的，」我用極生澀的語句回答着。心裏想，「中了，」這次工作決不致白費。  
「那麼，」他仍然是溫和的，「天黑了，要走快點走，不然，摸黑了，或是遇着不便都是不妥當的，懂得吧？」

「看一看，」希周的口氣極生硬，「怕什麼！」

那個夥子聽了這話，做一個怪不好受的表情，想了一想，他說：

「人總有個家呀，你們爲什麼不早點回去！」

「站一站是壓不塌地面的！」

那夥子半天沒哼一聲，氣得臉蛋兒有點泛紅了，眼看這將是一個僵局，我和北魚正在焦急中，有一個老人走過來，我向他招呼着：

「吃晚飯了？老先生！」

「是啊，」老人親切的說，「天黑了，到家裏坐吧，外面怪涼呢。」

「不客氣了，」北魚說，「我們祇是在這兒轉一轉。」

「聽腔三位都不是本地人吧？」

「可不是，」我們故意說着異鄉的話，「都離這兒千把里呢！」

「噢，」他使一個眼色給一個小夥子，那傢伙立刻走開了，然後，他笑容可掬的道：

「還是請到家裏坐吧！打小地方過路，不容易哪！」

「不客氣，我們得走了，黑透了不方便呢。」我說。

於是，那老人一把握着我的手，一團人把我們圍在裏邊了。他百般的謙恭讓我們到家裏坐，他說，走了一天該疲乏了，可以進去喝點茶，家裏雖沒有什麼好的，粗茶淡飯足夠吃的，千萬不要客氣。沒有辦法，我們只有跟着他進了莊。

我們明知道這是軟禁，然而，我們心裏很愉快。這情景，正是我們工作的慰籍，也正是我們所要知曉的事物啊，我們有意叫他們留難，來試探他們對付好細的辦法，是不是照着我們所告訴他們的地方去執行。

走進了作為牛屋的客堂，巨大的燈火掛在牆上，我們三個和那老人，分坐在兩條長凳上，下餘的人都假在門外或窗口，監視着，偷聽我們的談話。一會兒，送來了幾支土造煙，還有柳葉茶，我們一邊喝着，一邊不客氣的抽起煙來。

天漸漸黑透了，我幾次想公開我們的任務，好早一點回去休息，北魚阻攔了我，我們等待着這件事情的收場。那老人若無其事般的，說短道長，從時局說到生意，從收成談到了人，我們仍然用異地的口音答應着，做出怪有興致的模樣，聽着。

約莫兩小時後，一個軍官，帶了十個強壯的手槍兵走進來了。那老人忽然中止了和我們的談話；對那軍官道：

「這三位，請你們帶着吧！」於是，調轉臉來對我們說：「對不起，你們有點把嫌疑，和隊長一陣去談談，真沒事還會送你們走的！」

頃刻，我們掏出了護照，三個人哈哈大笑起來，那軍官和老人都木然着了。希周以一種極端誠摯的土白說：

「我們就是專來看看這兒的工作啊！你們這一帶都做得好，這個莊尤其好；叫什麼莊哪？」

「叫柏莊，柏莊。」老人恢復了那軍官未來以前的笑顏，「這兒漢奸多，不得不防，是工作團裏告訴我們的呢，太對不起三位了！」

「多謝你，老先生，你這樣做法是對的！」

和那軍官一道兒，我們離開了柏莊。

## 保安街

元宵節準回來

號目李金聲扭得真夠味兒。

「你瞧，李金聲裝啥像啥！」

那從無笑容而被稱作周蒼的連長，也給李金聲扭得發笑不禁稱讚起來。李金聲是個小個子，山東人，却說得一口中聽的京話，能唱三十種以上的小調，最拿手的是墻角。去年在大洪山裏過年，鞭炮買不到，鑼鼓家伙也借不着，就那麼乾鬧幾天，覺裏也便感到少新年的樂趣。

今年他們駐在城的近郊。半月工夫，李金聲練成高蹺的能手了。他穿土藍色的服裝。

扮白蛇，清淡的塗抹，裝紅娘，唱得怪中聽，扭得尤其夠味。

「我操你哥，別扭了，扭得叫人站不住了！」

伙伙頭麻二當看得起勁時，這麼輕佻的喊着。除夕的晚上在參謀長公館裏玩了整兩個小時，太太賞了二百元。一羣人歡天喜地的拐回營裏來。第二天，全連吃了兩餐大肉，李金聲朝正蹲在地上喝酒的麻二輕輕的踢了一腳：

「操你哥，麻二，你不叫扭，會有兩餐大肉吃麼？」

「虧你會扭，還有元宵節呢，你把勁兒都挪到屁股上去吧！」

「去你的！」

但纔到年初五的晚上，他們便悄悄的離開這座城，在半破壞的公路上走着了。夜色黑得像無窗的地下室，對面看不見牙，只聽見亂雜的刺刀靴與棉褲的摩擦聲。

風這麼大，倒沒有人顯現出縮瑟的樣子，背着笨重的槍彈，挺起胸膛向前走着。沒葉的樹梢鳴鳴的叫。四周的村落裏偶爾傳來一陣犬吠和零星的鞭砲響。

「麻二，麻二。」李金聲曬着嗓子叫兩聲。

「操你兄弟，叫個鳥麼！」麻二斥責道。

「咱朝那兒開呀？」

「舞陽給他奶奶鬼子摸去了！」

說過，麻二哈哈大笑一陣，這一笑給予李金聲一種不可解說的疑慮。他想來想去找不到麻二大笑的原由，一壁走，一壁沉默下來。

李金聲忽然拉住麻二的手：

「麻二，你說咱們元宵節回得來麼？」

「你放心吧，李金聲！」麻二推開李金聲的手，「操你哥，要回不來，我麻二叫你爺爺。」

一天半夜走二百

「麻二，你別吹！」李金聲吵笑着。



「誰吹牛是你的孫子！」

麻二始終是一個倔強的傢伙，四十多歲娶不到老婆，當了十九年兵，到如今還是一個二等兵。他參加過無數次的戰役，卻不曾挂過彩。抗戰以來，在保定大同和太原徐州的會戰，兩次的隨棗之役，他都曾和鬼子作過生死肉搏。

李金聲原是一個小胆的滑頭貨，可是整天的給麻二監視着，他作人的態度也逐漸改變了。但總還是不夠鋼，非麻二整天在背後罵着他是不肯賣力氣的。

「李金聲，看你姐姐面上，你來替我背一陣！」麻二背了一隻自己的長槍，連長的駁亮，司務長的錢袋，兩九龍帶子彈和自己的行裝，他向李金聲這麼要求一下。

「我沒有姐，」李金聲說：「看你姑姑的面上吧。」說着接過了九龍帶和步槍。

「操你哥哥，李金聲，你不識抬舉，殺個親戚哥兒們不更夠味兒麼！」

「可以，你明天起喊我姑父好了。」

「我操你動動，你不耐便宜不過癮。」

傳令兵對他們說：師長有命令，叫在路旁的莊子上預備晚飯。舞陽的敵人已經溜了，聽候着命令再預備行軍。

他們一同鑽進一間茅棚，擦着火，點起一隻土蠟。麻二掏出那隻破舊的火車表來看，把表裝進腰裏，他攝了一攝腳。

「怎麼了，老麻？」有人問道。

「打泡了，操他奶奶六個鐘頭走八十。」

「累了麼，麻二？」李金聲調侃的。

「你老子才累呢，哼一聲，就不是好漢。」

麻二忙碌着，在指揮他的部下。他當伙夫頭並不是因為會燒什麼小菜，原因是他太忠實，全連的人信任他，叫他管錢。一打起戰來，他往往代表了連長，這班跑到那班，交代着，叮嚀着，肉搏的時候他是從不後人的。

一會兒，連長走過來：

「麻二，大家都累了吧！」

他立得筆直的，嚴肅的說：

「報告連長，您怎麼忘記了，咱們去年在荊門不是一天半夜走過二百嗎？那邊是夏天，冬天走路是不累人的。」

連長微笑着走開了。

### 國軍與民團

飯後弟兄們全鬆了一鬆褲袋，重新捆捆行裝，打了綁腿。天色似乎故意便利行軍似的，息了風，微微的有一點光。

「到保安。」

「急行軍！」

問問老百姓，到那兒還有六十里。已經是夜裏一點了，明天天剛亮得趕到。敵人在那

裏有三千。

「叫他奶奶回不去一個！」麻二狠狠的說：「我這桿捷克式半年沒發市了，還有這根避邪的刺刀啊，他奶奶總有他五十個鬼子是給這把刺刀送回老家去的！」

「又吹起來了，乖乖！」李金聲打斷了他的話。

「親眼看見的，李金聲，你要是說沒良心話，叫你跟我麻二一樣，一輩子娶不着老婆。」大家力量都集中在腳跟上，緊張而又急迫的往前移動，經過一個村落又一個村落，穿過一座橋樑又一座橋樑。

在保安十里以外，他們開始了軍事佈置，五里以外，把隊伍分成了三路。五點半，離天明的時候不遠了，正是拂曉團殲的時光。

麻二緊跟着連長，寸步也不離，他把七九步鎗彈塞進了捷克式的膛，重新背在肩上，拉開了門，九粒火壓進了二把駁壳，大機頭撥開，停機鈕停着，鎗提在手裏。他臉上的肌肉隨着連長臉上的肌肉緊張而緊張。李金聲背了四粒手榴彈，在一邊走着。

「拍拍拍拍拍！」

一排鎗聲。

「臥倒準備！」連長下道緊急的命令，自己也蹲了下來，他自言自語的，「遭遇了嗎？」  
「不會，不會，」麻二始終沒臥倒，他一邊說，一邊跑向發鎗的地方，在一個屋角旁邊，  
他高聲叫着：

「你們是土匪還是民團？要是鬼子呀，操你奶奶咱就立刻來吧！我們是國軍，國軍！」  
「國軍嗎，自家人，我們是民團啊。」

兩邊一接上頭，鎗聲立刻止住了。

孩子們

民團有了後盾，國軍得了嚮導，一刻鐘的會談之後，又開始了急行軍。營長得到上邊的許可，送了十箱手榴彈給民團。

遠遠的鷄叫，一聲聲送進這些勇士們的耳鼓裏，十步以外已經可以看到人影了。連長交代麻二幾句，他隨即叫全連伙夫到附近的莊子上去。麻二緊忙的又跑到連長跟前，一大意走了火！

「拍」

連長向他瞪了一眼：

「唉，怎麼弄的？」

民團爲了表現英勇與果敢，加速了步伐，將隊伍集結到公路上。他們有的是刀和手榴彈，準備就那麼衝過去，摧毀敵人的火網。

麻二他們的隊伍變了隊形，排縱隊改成了一路行軍縱隊。

「宰他奶奶幾個！」

「逮活的！」

每一個弟兄的腦海裏全浮現了這兩樁事，會心而有把握的彼此用咳嗽打着關照。

麻二拉一拉李金聲的衣角！

「逮活的呀！」

「還要你交代，又不是才上轎的媳婦！」

他們走的是叉道，民團和他們一點點的遠開。天仍然是黑黑的，比上半夜稍微冷些了，他們的精神却意外的振奮。

李金聲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烟頭兒，塞在嘴裏，他對麻二說：——

「老二，有沒有洋火？」

「你省點事吧，連長在這兒。」

「你說，」李金聲追問着，「老二，咱們元宵節到底還玩不玩得成呢？」

「操你哥哥，」麻二鄙夷的，「你活像個女人，老是嘸咕不清，我老老實實告訴你，有麻二爺一陣，一千萬個鬼子也非敗不成！」

「不是這麼說……」

「噢，你是想叫參謀長太太再賞二百塊錢嗎？」

連長不禁也笑了，插嘴道：

「三十歲的人了，李金聲的玩心還沒退！」

「慢點呀！慢點呀！」

前面一羣孩子叫囂着，連長跑過去，麻二和李金聲在後面跟着。十幾個拿鐵鍬丁扒的孩子正在那裏工作。

「你們幹麼了？亂叫喊！」

「破壞路基呢，不讓鬼子的火車過來。」

「你們真辛苦了，小朋友。」

「這是應該的，那邊啊！十丈遠的地方，給一個工兵營埋上「地雷子」了。你們得從

「邊繞過去，聽着了罷！」

「謝謝你們小英雄！」



麻二突的在李金聲後腦勺上拍一巴掌：

「你瞧，我操他奶奶人家小孩都知道破壞公路，咱不打仗弄烏嗎？」

飛毛腿

東方升起一層迷濛的厚霧，與夜空接了吻。離天亮時不遠了。這荒僻的郊外，已經聽不見耕者的叱聲，間或有公雞和那守夜犬的嘶吠。

保安街——這個他們曾經二次經過的地方，她的面容，至今一一記在他們心裏。街北的那幾株高大的楊柳，他們遙遙的可以看見了，街心的那座大木橋，那些個飯店。

「拍！」

一聲鎗響。

「達達達達達！」

接着是一陣機關槍聲。

「跑步」連長下着命令，在前面首先跑起來。麻二和李金聲活像兩隻尾巴，在後邊緊跟着。麻二攔着左手，那意思是表示：「快呀，快些跑呀！」

跑着，沒命的跑着，在這黑黑的空間飛奔着的黑黑的一羣，在肚子裏大家似乎已經有了操勝的信念，毫無顧忌的跑過去。

「達達達達達」

這陣機關槍顯然朝這方面射過來，但是沒有人理會儘管是那麼奔着跑着。

「達達達達達」

又是一陣，太近了。

「臥倒」連長喊着：「輕重機槍集中射擊。」

衝過去呀！臥倒才急人呢哩！麻二肚子裏子這麼想着。

「二百公尺，瞄準」連長高聲的。「目標車輛和馬匹，用鋼心彈射擊！」

鎗聲雨點樣的交織着，初春的原野上掀起了濃厚的彈藥味和一縷縷的清烟。迷濛

的霧氣漸漸升起，吞沒了黑色的夜，天亮了。

街裏外前後全是敵人，慌亂的聲音夾雜着嬌孺的啼叫，顯示出失了鎮靜的零亂，街上的茅棚着火了。一隊騎兵——約有二三百人從另一條路，向他們包抄過來。

「連長，連長！」麻二驚慌的！

「別忙！」連長沉靜的說，「上刺刀！快手溜彈，預備放！」

大刀恍恍的民團已經衝到街邊了，機關槍分不清了點，一種驚心動魄的被壓迫者的吼聲衝上了雲霄——

「殺！」

道邊在五十公尺左右，手溜彈像冰雹一般的扔過去，片刻敵騎的陣容混亂了，倒了馬，落下了人，互相擁擠着。

配合着街上的殺聲，連長跳出了戰壕。

「逮活的啊！」

戰士們的情緒緊漲到了沸點，神經緊張得宛如上了弓的弦，這會兒已經沒有猶豫顧慮和留戀，只有仇恨與廝拚的火氣。

麻二的刺刀正穿入敵人的骨節斷了尖，他丟掉了刺刀，用起鎗桿，以那牛樣的力，扔斷倭寇的腰，拆卸他們的肩，當敵騎整個流竄的時候，有十個以上是給他打倒了。這些人沒死的全變成了俘虜，給李金聲一個個用麻繩拴起來。

「追過去！」連長催促着。

到保安街，敵人完全竄盡了。上邊來了命令，昨夜急行軍的部隊就在保安設防休息，民團和另一枝友軍負責担任追擊。

在這兒，他們得到了百匹以上的馬，數百件鎗枝和行李，十車以上的步鎗機鎗彈，手榴鎗溜彈，奪回了五車被掠的婦孺和兒童。

俘虜被牽進街時，一個近似瘋狂了的婦女指着他們說——

「天爺，殺了他，殺了他，他們是吃人的。」

幾個俘虜一同的跪在地上，連續的叩着頭說：

「中華民國擁護，俘虜優待！」

「李金聲，」連長從容的說：「把他們送到一處去，給東西吃，優待他們！」

一個孩子，胆子那樣大，他上去拉住連長的手，誠摯的問道：

「隊長，鬼子昨天夜裏說這兒二百里以外沒有軍隊呢，你們都是飛毛腿嗎？」連長

輕輕的拍拍他的腦袋。

## 借光

那天晚上，在民教館大禮堂裏，瘦縣長召開城廂民衆代表大會，當場宣佈了疏散令，黃老毛是聽得清清楚楚的。走在街上時，他和一個隣人牢騷着：

「他們天天喊打倒鬼子，可是鬼子還沒來到，倒弄起疏散來了，我們身家性命都在此地，往那兒疏？往那兒散啊？反正……」

「反正怎樣呢，黃先生？」那人問道。

「我說啊，反正是這樣跑個啥呢，人總是有天良的，我不跑，我決定不跑！」

大街上獨輪車的咯咯聲響了個澈夜：縣政府的卷宗，學校的圖書儀器，箱子，行李和婦孺。常備隊是最後撤退的。這一批批的人與物的出城，黃老毛統統知道。他雖然一夜不眠，却不愧不忙，在院子裏揆着趟子，走過來又走過去。

「你老昏了，老昏了！」黃老毛的太太，那頗通詩書的世家的名媛，如今是兩個姑娘的母親。她兩個眼眶飽含了淚，一邊用拐杖搗着地一邊嘆着。

「嘆什麼呢？」他苦笑着對她女人說：「依着我一點都不會錯，你是知道的，出過一回亂子沒有！」

「我不跟你爭，你會說。」黃太太有點不耐煩了。「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兩個閨女都成人了，要是有個三差兩錯……」說着，便嗚咽起來。

「當然由我來負責！」

「你放屁……！」

正吵着，三架飛機凌空了。黃太太邁幾步上了台階，走進了套房，和兩個女兒抖擻着哭成一團。黃老毛若無其事似的仍舊在院子裏踱着。

「通通！」

敵機投彈了，不是城裏，而在城外。

三架去了，又是三架。

「遠遠遠遠！」

在城外掃射着。

黃老毛立定脚跟，盼望着妻女哭嚷着的套房的窗口，自名得意的吆喝道：

「我說啊，你看城內可曾丟炸彈來……」

接着，砲聲響開了，分不清一點，自然這砲也是在城外。城裏人一大半跑掉了，剩下一些看門的和大胆的人，關住了門，躲在家裏，全城無聲無息的，宛若一座死城。郊外的砲響在城內起了迴聲：工隆！工隆！

敵人常玩的技倆，所謂罪惡的三部曲，轟炸砲擊，坦克衝鋒與步騎的進攻，黃老毛好像怪熟悉樣的，他用心的聽着。下午，砲聲一停，他扭進屋來了。他撕了一方白布，把女兒的胭脂拌上水，在那布的中間塗抹着，用根棍子紮起來；他攝腳攝手的走到前面，開了大門，鬼頭鬼腦的向四外望着，什麼人也沒有，他怪不好意思的把那面東西插在自己的門旁。



很快的退回院裏來。

城內浮起一陣雜亂的槍聲，祇是片刻便沉寂下來了。

當大街上有馬蹄子行走的聲音時，黃老毛開始有點心慌了。他大步的拐大門後邊，斜着眼打門縫裏望出去，他懷疑起大門旁那塊東西的作用；望着再望着，那些騎在馬身上的或是走在馬後邊陌生的傢伙，從他的門前毫不介意的一批批走過。

「都死在你手裏，都死在你手裏！」

意外的，黃太太咆哮着從後院跑了來，黃老毛慌慌張張的向院裏跑去，他擺着左手，兩個眉梢接起來，成了一條線，急慌的——

「唉，唉，在門外頭了。別……」

「不管了，拚了！」

太太的話沒說完，門外有人嚷着了。

「崩崩崩崩！」

一陣急劇的敲門聲。太太自動的拐到房裏去。黃老毛無可如何的拐向了大門。他忽然感到自己缺乏了支持身子的力量，四肢酸軟而無力。

「門的開開」

「來了。」

地的聲調細微得恐怕連叩門者都難以聽見。但是他畢竟將門開了，很牽強的笑著說：

「歡迎！」

「你請部裏去！」

黃老毛宛如傳說中的驚雲似的，兩腳軟綿綿的跟在那四個徒手的傢伙後面。街上的東西十分零亂，凡是駐了軍隊的門面都敞着。「這一回……」他想不透，頭腦有點糊塗，下意識的摸一摸自己的後頸。

兩小時後，他喜笑言開的拐回家來了，大門也沒關，直向後院裏跑去，黃太太——他

的老伴却暈倒在屋裏，兩個女兒圍泣着。

「這爲什麼呢？我說過的，我負責任，我就負責任。有我在這裏，怕什麼？你們看……」  
他打開了一個大紙包，那裏面有香煙，巧克力糖，牙膏與肥皂，「快叫你娘起來吧，不要怕，這是人家送的禮呢！我本來不想要，他們硬要送過來。」

等他的女人醒來，叫女兒燒點水給她喝了，他便匆忙的跑出去。好容易找到了打更的張三，帶着大鑼，他們一陣拐到鬼子的司令部裏，半小時後，有兩個鬼子和他們一陣，張三把鑼滿街上敲着。一邊高聲吆喝着：

「大家不要關門閉戶，快快開門做生意，大日本皇軍是不好殺人的！」

一個女兒剛被姦死的，眼泡哭得腫腫的老先生，站在門口開了腔：

「黃老毛，小心你絕子絕孫！」

他裝作沒聽見，泰然的走過去了。

從此，黃老毛這名字出了名。原先，黃家倒是這縣的望族，世世代代都是讀書的。即使

他個人也還是一個貢生，被人稱作先生的人，就是這幾年在他入了黃門之後，每日吃齋念佛，說話作事老愛盤扭。

晚上，他帶着滿額的汗回到家，一進門他女人便破大罵道：

「死在外邊好了，回來幹什麼？」

「又不是去玩的，因為有公事啊！」黃老毛辯解着。

「公事，你替鬼子辦公事嗎？」

「那裏，不過這個城非我出來維持是不行的。」

黃太太沒理會他，逕自走開了。睡覺之前，他不管女人聽或不聽，一直咕嚕着。他說他近來交了運，並且××大帝還托夢給他呢，他一定要在這座城裏做點好事。他說，下午找他去的是個什麼司令，言語雖然不通，待他却意外的客氣。他們用兩塊黑板寫來寫去談論着，那司令極端誠懇的請他出來作事，暫時屈就維持會的會長，將來再想辦法，並且一再作着揖說：

「久仰先生，幫忙，先生！」

「你啊，」黃太太用手指點着黃老毛的前額，「不吃虧你是不知利害的！你越老越糊塗了。」

「你們婚道人家總是這樣的固執！」他沒有生氣，和顏悅色的說：「人總是人啊，他們又不是泥做的！」

第二天一早，張三的籬又在街上響着了。像昨天一樣，他敲着吆喝着。半小時左右，一些衰老殘廢的人出現在街上了，他們的臉臉游魂似的不安着。每個人的手裏全拿了一面和的老毛門上插的一樣的東西。沒精打采的走着，大夥兒都向民教館的大禮堂去。

擔任禮堂佈置的是鬼子軍部裏的人，牆上的標語給撕得殘缺不齊，地倒掃得乾乾淨淨。在台上出面的都是以前常在茶館碰頭的朋友，黃老毛規規矩矩的坐在人們的中間。

一隊武裝的鬼子開過來，走進了禮堂，立在這些人的後邊出席的人開始不安着了，

當他們想起鬼子們常玩的照像時，心裏恨透了黃老毛，額角上泌出汗珠來了。然而，會剛開始，黃老毛曖昧的叫一聲：

「皇軍萬歲！」

大家一起盲目的跟着喊。台上的鬼子軍官驕傲的露出了笑容，這一下人心上的憂慮才算釋然，一個鬼子軍官站在台上，說着半通半不通的中國話，台底下的人用一種莫名的神色對着他。最後，他重復的說了三四遍：

「有事情的可以找黃先生！」

幾天之後，街上逐漸的熱鬧起來。一些中年娘們兒故意試探傳說虛實似的，三五成羣在街上購買東酒。經過十字街口，一個持槍守衛的鬼子兵要施行檢查。搜搜腰，在一個胖大的娘兒們奶上扭一把。

那女人沒命的狂叫起來了：

「你們的佈告是放屁嗎？老娘是不在乎你的！」說着，向那個扭奶的鬼子兵撲過去，

拉住了他的衣裳。「走，我們去見黃老毛，到你們司令部裏去！」

經過鄰人好一番解勸，那胖大的女人罵着走開了。她到了黃老毛的門口，急促的拍着門，叫道：

「黃先生，黃先生，好處都是你說的！」

她一屁股坐在黃老毛堂屋簷下的石階上，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訴說着——

「好處都是你說的啊，俺今天叫他們弄得可不能混了，你評評理，看你得陪我到司令部去，咱去跟鬼子頭兒評理，反正我是不能混了！」

黃老毛平心靜氣的勸慰着她，叫人給她端茶，搬椅子。要她不要急慌，他自有辦法。而他的女人却不平的說話了：

「你看，剛才你還說鬼子兵講理呢！」

「女人家懂得什麼！」

「鬼子是你的爹爹嗎，讓得這麼厲害，一句都不該說嗎？」

黃老毛像沒聽見一般，整整衣服，大搖大擺的走開了。一會兒工夫便轉回來，他對那個胖大的女人說：

「今天別走了，在我這兒吃晌午飯。那個胡鬧的鬼子給打了二百，押在司令部裏，不信你去問問。」

「黃先生，黃先生！」

他客屋裏坐滿了各色各樣的人。催促着，請他去說話。這裏邊，有多派了糧食的，有騾馬被拉去沒有發還的，有被當作嫌疑逮去的老頭兒與小夥子，其中最大的事是扒牆問題。鬼子的要求是把全城——整個的住宅打通，修成一個行道，一方面便於檢查，一方面防止游擊隊的潛匿，再則是一旦發生了巷戰易於運動兵力。

「唉，老毛！」一個流氣頗重的老年這麼喊着。

「你不應當這麼叫！」黃老毛臉紅起來，「我是替大家辦事的，你們要是那個，我又何必來維持！」



那老年忽然轉變了稱呼：

「黃先生，對你不起……扒牆的事，我想今天非澈底斟酌斟酌不中。」

「是的。不過，這事非到茶館裏說不清楚，一來那裏人多，大家有個商量，二來一聲有了結果，馬上家家戶戶都可以知道。」

「就是，就是。」

茶館裏早已擠滿了人，吵鬧着，爭執着，談論扒牆的問題。黃老毛一來，大家轟的站了起來，這意思是說明他們研究的什麼可以得到解決了。於是，黃老毛成了談話的中心對象。有人主張街隣連名給鬼子司令部上個公事，有人主張大夥兒一陣去請願，有人主張多送點禮去，有人主張再在民教館開個大會，有人主張打電報給鬼子的師團長，有人主張請黃老毛多多要求。噁哩咕嚕嚷了半天，一點要領也沒得着。

「這法子都不行，連一個管使的也沒有。」黃老毛從人叢中站起，喧囂的吵雜聲立刻鴉靜下來。宛如責任完全在他身上一樣，那麼肯定的駁斥着人家的主張。「這件事，沒

等大家煩心，我都已經和司令都交涉過了。那還是幾天以前，說扒沒扒的時候，我去跟他們說得很久。我說：那一家沒有妻兒老小，一聲扒了，七透窟窿八透氣的，像個大雜院，家家都不方便。還是請收回成命吧……」

「看樣是不行了。」有誰插句嘴。

「別急聽我說完呀！他們舉出很多扒牆的理由，都給我一一駁掉了。後來，那個陸軍大佐堅決的說：你們不情願，我們也清楚，不過，這是軍事上的事情，一點辦法也沒有，叫我回來告訴大家，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看只有委屈點吧。」

「日他姊！有個人說：「鬼子是專門跟咱們玩點子的」

「不，不，不！」黃老毛說話時那樣的鄭重，「不能這樣說！這是關於軍事，軍事！」

「鷄巴毛！」

不知是誰接了這一句，茶館裏的人慢慢少下去。黃老毛倒很能自持，他一步一步，若無其事一般的拐到家裏來。一進門，老婆嘟嘟着：

「你混的是什麼名堂呢？一屋進一屋，我沒有那麼多烟茶。」

「一縣的維持會長啊，不能算劣！」

「你會混，是倒着長的！從前人家當面背地叫你黃先生，如今哪，黃老毛是響開了！你越過越沒有出息！人家都說你給鬼子當了乾兒子，你會喊「皇軍萬歲」！你老不要腰，不跌筋斗你是不知道厲害的！」

「唏，唏，唏，你知道什麼，亂嚷個啥！」

原先家家有個門戶，一到晚上，大家關門閉戶睡覺，倒也相安一時，即使有亂子，大半是發生在白天，隨時隨地就解決了。這會兒一城人同一院子，院子可天天層出不窮了。祇要天一明，黃老毛家客屋裏總是擠得滿滿的，你鈔一陣冤，他訴一陣苦。

「怎麼不拿住憑據啊！」黃老毛不耐煩的。

「有傢伙，誰敢搗媽錄窩嗎！」

黃老毛給他們說急的時候，總是爭辯似的：

「我家怎麼沒少一根鷄毛呢？偏偏偷搶你家？」

「你是維持會長哪，鬼子兵是不惹你的！」

「沒那回事！別找麻煩！」

離奇的案件越發生越多了。一家人，往往夫婦正睡得熱烘的，鬼子兵走進來時會殺了那丈夫，兩個乃至四五個鬼子走上床去發洩獸性。胆怯的婦女自殺的居多，一些體面的人家，吃了噁叭虧以後什麼也不再提。而一些老頭和老婆，還是跑到黃老毛家，請求他想辦法。

「我就去說，這非殺幾個不成！」

然而，黃老毛的奔走是徒然的。

之後，老太婆們對他一點也不客氣起來：

「你給鬼子當兒子，老毛，要了東西還糟塌我們！」

他自己的女人也跟着說：

「他不吃回虧總是不舒泰！」

「人總是人！他們會重辦的！」

黃老毛解說着，他企圖以那愚蠢的自信來克服對方的懷疑。這用心顯然收了暫時的功效，他的妻子和另一個女人都沉默下來。

這些日子，五花八門的玩意兒全出現了一些有姑娘的人家，都爲「借光」所苦惱。就是說，在鬼子兵探聽到某家有年輕的姑娘，便抬着轎子到那家，接到另外的地方去，隔上三四天或者一個星期再送回來。這叫做「借光」，「借光」的結果是增添風燭殘年的變親的仇恨與老淚，和青年婦女的死亡！

一個夜晚，黃老毛的耳朵被訴苦者的聲音攪亂得不安時，他的心也開始有點跳動了。在院子裏邊，他背着手，慢步的踱着，他集中了腦力在想一個談話的方式，他嘆了一口氣，又是一口。但他立刻向前院走來，開了大門，逕向鬼子司令部拐去。

七八個鬼子，兩頂轎，抬到黃老毛堂前來了。一陣爭吵，那兩個姑娘給拉進了轎子。黃

太太高聲的喊道：

「別弄錯了，這是維持會長家的姑娘！」

「越是這樣越親昵呢！」

說著，抬着轎子便跑開了。

黃太太扭着小脚在後面跑着喊着：

「老毛啊，老毛！……」

## 龍大海

跟隨着一個矮胖的茶房，唐滄淑小姐和她弟弟走進惠源商行的大門，繞過屏風，越四五層院落，踏上一條長長的，洋溢着霉爛氣息的甬道，在盡頭，有一座小院，三間寬敞的平房。矮胖的茶房站在門簾外喊一聲：

「龍大人在裏面嗎？」

「誰呀？進來！」

房內傳出一句響亮的回答。那茶房打開門簾，讓他們兩個人進去，他幾步跨到煙榻前，向那半躺着一位鞠個躬，然後指着唐滄淑和她弟弟：

「這是從上海剛到的唐小姐，找大人有話講。」說完他辭了出去。

「龍先生好啊！」唐滄淑謙恭的說。

「不敢當。」答應着，龍大海一翻身跳起來，站在床前，莊嚴的問道：「才到嗎？」

「是的。」

「有介紹信吧？」龍大海伸出粗大的左手，宛如審判官樣的，嚴肅而無笑容，唐滄澈給嚇了一跳，她弟弟驚駭的立在她身邊。

「二先生介紹來的，他說無須寫信。」唐小姐安然的，邊說邊掏出一張龍作雲的名片，「可帶來一張片子。」

「唔。」他的聲調頓時轉為柔和，似乎有什麼忌諱一般，他飄了唐小姐一眼，接過名片，慢吞吞的說：「那麼，讓我到門外看看吧，房裏不安靜。」

唐滄澈帶了弟弟，隨着龍大海出了房門。他們的出入並沒引起房內人的注意。龍大海立在廊簷下，看着片子上的小字，難以了解似的，將眉梢往一起鎖，連續的看了幾遍：

「幾個人哪！」

「十九個。」



「這許多人一陣，你們真胆大！」

龍大海告訴她，蚌埠這一向吃緊了，中國的游擊隊活動得厲害，市郊不斷出着亂子，鬼子給鬧怕了，昨天在旅館里逮捕了兩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一小時後便在市中心開了刀。最後，他鄭重其事的說：

「蚌埠好像螞蜂窩啊，像你們這樣的人，走得越快越好！到晚上說不定會出岔子的！」

「趕快替我們想個辦法罷，龍先生！」唐滄淑的聲調微微有點抖擻，她盡量的壓制着自己，「我們全靠着您了！」

「啊姐！」她弟弟忽然拉住她的衣袖。

「跟我走！」龍大海果決的說。

他邁着大步，唐小姐和弟弟緊跟着他。穿過熱鬧的市街，轉進一道僻巷，唐滄淑不時瞷望着他，却又不敢正視他的眼臉，龍大海被當作淪陷區的武郎光棍，但他厭惡着綠林朋友的不義。他的個子很大，滿臉橫肉，周身是力氣，眉毛濃黑，一對兇狠的圓眼，鼻子特大，

是終年沒有笑容的，他掏出掛錶看一：

「三點了，你們趕快回旅館去，捆起行李，半點鐘後我派車子去接你們。」

分作六批，他們逃過了盤詰，偷渡過淮河，出了危險的蚌埠。當晚霞四射時，他們的車輛全在連家窪會合了。一共行了三十里。十九個青年，男男女女，而帶着從未現過的驚懼，不安的坐在架子車上，祇有領隊的唐滄淑心裏最明白，她比其他的人格外難受。她問道：

「龍先生，今晚住這里嗎？」

「不，不！」

「爲什麼？」

「還沒出鬼子的警戒線哪！」

這句話剛落音，車上的人全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晚風急促的掠過，他們從皮膚到心臟，是不寒而慄了；這一次的旅行，在他們屢次聽到唐小姐的經驗談中，原是相當平坦的，誰也沒有想到，現實的景况是如此的冒險！然而，到後方來，彼此都是有任務的，他們沉默

的閉上兩眼，聽他去，高丹吾忽然用土白說一句：

「龍洗僧，今早鴨斗挨腰都嗎？」

龍大海啞然着，他不能領會，遂轉過腦袋：

「聽不懂，還是請唐小姐接洽吧！」

「高先生是問，龍先生今天夜裏還要走嗎？」

唐滄淑解釋着，龍大海立刻答覆說：

「當然，不走是不行的！」

說完，他站到一座五六尺高的一個土坡上去，揮着右手，指揮着十幾個架子車的方  
向，往北拐，然後再朝西，躲過一座鬼子的碉堡，離開它的掃射網，飛快的拉過去，翻過幾道  
壕溝，和不平的丘阜，他們到了一個樹林邊，龍大海指給唐滄淑看：

「看見那座碉堡嗎？見了走夜路的人就射擊的！」

大家心上彷彿卸下一塊石頭，比較輕鬆下來了。碉堡裏透出了燈光，兩輛汽車從堡

腳邊急駛過去。唐小姐的弟弟爾豐在咬着一個指頭。

高丹吾問道：

③「這回總出了危險界了吧？唐小姐。」

「我很希望。」唐滄淑無把握的 answering。

轉幾個灣，踏上一條平整的大道，車夫們像是奧林匹克的選手，拚命的跑着，龍大海如同督隊官，他坐上最後的一輛。一會兒，到了一片黑鴉鴉的河坡，天色漸漸暗下來，一刻工夫，東面露出了月色，接近水邊時，車子一起停住，龍大海吆喝着：

「拿出傢伙來呀！」他把一支勃克插在褲帶上。

唐爾豐扯住他姐姐的衣裳：

「阿姐，阿姐！」

「不要講話！」

這一剎那，宇宙間靜寂到了極點。河裏潺潺的流水，勃克槍的機鈕聲，全清楚的送進

他們的耳鼓。這十九個年輕的旅客，心同在急劇的跳動。命運牢牢的控制着他們的神志。他們的神經緊張到了萬分，在這荒無人烟的郊野，可能的突變，誰也預料不到將是怎樣的結局。心如像腐了瓤的西瓜，酸得使人不能忍耐。龍大海又打着招呼：

「弄好了嗎，先派幾個放哨的到河那邊，四個人抬一輛，別弄濕了客人的衣裳，過吧！聽了這，大家心頭纔稍覺安泰。渡過了河，唐小姐很費勁兒的纔發現龍大海：

「龍先生，龍先生！」

「怎麼了？」他依然是嚴厲的。

「你可以回蚌埠了。」

「不！」他堅決的說，走近唐滄淑，「我要負責把你們送到安全地帶。不然，我是不放心的。」

「我們應該多謝龍先生哪！」

「用不着謝，這是我們的本份！」他脫去氈帽抓抓頭頂，「你想，你們一行二十個人

家要把你們當作經商的那可就麻煩了。」

「是的。」

「這一路一年不如一年了，老鬧着人命案子……」

正說着，一道耀眼的燈光射過來，龍大海高聲叫將起來：

「探照燈啊，又快到一座碉堡了，躺下來吧，別動頭！就算是歇歇腳。」

他一下坐在身邊的樹根旁，把自己隱避起來，繼續着說道：

「你別看我整天在槍子裏過日子，我是恨透了當土匪的。」他揉一揉自己的鼻子，

重複着說，「我恨透了他們。這些人一點都不義氣，是不講良心的！」

「人哪，」唐小姐插嘴道：「還是講良心的好。」

「自然了，」龍大海做着手式，「誰不是他爹娘的骨血！沒天良的都是劣種，死了是

不能進老坟的！」

「可不是嗎。」唐小姐順口應着。

「那些個傢伙，不斷的搗我們亂哪，你想，我會放他們過嗎？」探照燈停止了，他說着，僵起來，「走吧，燈滅了，這鬼燈和土匪一樣討厭。」

架子車出動了，成了一路行列。旅客們抱着已經熬過一個晝夜的身子，仍然興奮着，即使小朋友唐爾豐，也未現出一絲一毫的疲倦，他不時的抬起頭，看着夜空裏星斗的閃爍。

他們是被異樣的心情爭服着的，固然，龍大海的光明使他們感到相當的安慰，而在他們內衷的要求裏，却希望趕快天亮，這對於他們，宛如需要食糧一樣。

「拍！」

一聲槍響，幾個握住繩子的幫拉手，丟了繩子，清風一般的閃過去，槍聲是從後邊傳來的，他們往後面奔過去，一會兒，送來一聲單純且響亮的聲音：

「逮住了！」

「拴住他！」

當更夫敲起木梆，在漆黑的角落走動時，他們到了新起的李店，顯然是一個走私的商站，家家開着門，挂起燈，還有夜市啊！在一家叫杏花村的飯店門口，架子車同時停止了前進。龍大海走到前面，找着了唐滄淑，他說：

「叫他們下來吃飯吧，唐小姐，已經到了比較安全的地帶了，下車吧！」

「可以的。」

唐小姐答應着，和弟弟一同下了車。她請大家下來吃晚飯，一壁對同路的李芝輝先生說：

「李先生，你去和龍先生談談罷！」

「我的話和丹吾一樣，他簡直不懂哪！」

「你不知道，和他接近，我真有點駭怕！」

「將就點吧，小姐，全是爲了大家；你跟他也稍微熟些了；他剛才不是還在請你嗎？」

「呵……！」唐小姐狂強的啊一聲。



「來吧，請坐在一個桌上，」龍大海立在桌子後邊，桌子上擺滿了熱冷的菜食，大盞酒，「唐小姐，請進來吧，還有你的弟弟。」

「謝謝龍先生！」

唐滄淑和她弟弟，一面道謝，一邊在龍大海對面坐下來。他為唐小姐斟滿了酒杯，自己却用一個茶碗：

「喝幾杯呀，夜裏冷得很，天亮就可以到了。」

他端起茶碗，咕嚕幾口喝完了。唐小姐也乾了一杯。當第二杯斟起時，那張紅臉上的濃眉往起一索，眼珠無目的的癡視着，驀的抬起頭來，交代着他的伙伴：

「拉來吧！」

一轉眼，那被逮的人給推過來，龍大海攔起酒碗，望着那個人，他的眼白泛紅，望着再望着，兇狠的，滿臉是殺氣。突然說：

「解去他身上的繩子！」

那傢伙頃刻跪在地下，口內喃喃着：

「龍大爺，我瞎了眼了！」

「起來吧！」龍大海一伸粗壯的胳膊，「你叫什麼？」

「周得保。」

回答着，他慢慢站起來。

「怎麼樣不能生活呢？爲什麼非娶拾人家？」龍大海說着，咕冬灌一大口酒到肚裏，「我們不是畜牲啊，國家到這步田地，還不應該積點德嗎？誰不是他爹娘的骨血，難道說連老坟都不想進了嗎……」

他嚴厲的，絮絮不休的苛責着，像是一位父親對於兒子。唐滄淑和爾靈止住了箸匙，眼巴巴的望着他。

「跟着我罷，我養活你。」

周得保迅速的又跪下來，連續的叩着頭。

「喝完這一杯！」龍大海遞過一杯酒。

那傢伙一氣喝完它。

「你算是發過誓了！」他肅然的說。

「來，」龍大海命令着，一下來了幾個伙伴，「還他的勃克，一塊去吃飯吧！」

高丹吾李芝輝一陣走過來，端着酒杯，同聲說：

「龍先生，請乾一杯，」

龍大海望着唐爾豐：

「來吧，小兄弟，大家一同喝，也好壓壓驚氣。」

他的豪飲，爽快，眉宇間的神情，使唐滄淑他們覺得舒暢，對於他，令人有一種英武俠義的實感。然而，他的天生的莊嚴，仍然減少不了盤據在他們精神上的壓力，在他面前，他們不敢苟且，或是一點放縱的表示。他們確實的怕他，他身邊似乎有種無形的控制力。

「大家再乾杯，難得的很！」

龍大海端着酒碗，到別的桌上去，高丹吾他們很快的站起來迎接着，大家乾了一杯。另外幾個人擠攏來，給龍大海斟滿了一碗，搶着道：

「我們也得敬龍先生一杯哪！」

喝完茶碗裏的酒，他宣佈着：

「今天的飯賬都是我的！」

「可不敢當，」唐小姐起身說，「都付過了。」

他走到驕台去，搶着給了錢，把唐小姐的票子退還她。一會兒，一個伙伴，面帶愁容，向

龍大 說。

「大爺，今晚就在這里歇吧！」

「爲什麼？」

「李老沫在五里店哪，有十幾件短傢伙！」

「哼！」他憤怒的跺着腳，眼睛望上翻着，「不認識招牌也得摩摩刻口，姓龍的是好

歎的嗎？」

「到底走不走呢？」

「走，一定走！」他決然的，「叫馬虎子先去通知他們！」

十九個旅客驚慌着，李芝輝用眼睛向唐滄淑打個關照，她機警的對龍大海說：

「我看今晚不走了吧，龍先生！」

龍大海沒有回答，像猶豫什麼似的；大家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渴望着回答。他拉了一  
把鼻涕摸在鞋面上，自信的道：

「有我啊，沒有什麼，上車子好了，明天一早到地方，省得你們急，我也安心了。」

任何人沒敢再說一句阻攔的話，帶着悸動的心情出了飯店的門，胸前宛如吊上一  
大團鉛，腦海里裝滿了恐怖的想像和不測的預感。龍大海將腰帶束在皮袍外面，把那上  
了頂膛火的勃克插在腰帶上。

沒人言語，架子車如像追趕殘敵的部隊，沒命的奔跑着。到五里店集口，事先派來的

馬虎子看到車羣，遠遠的便吆喝道：

「聽見大爺的名字他們就走開了。」

「唔。」龍大海輕洒的點點頭。

大家的心逐漸平復下來。

天剛亮，他們到了谷堆集，在露天的飯棚里大家開始洗臉，抖去滿身的灰塵，抖去冒險的經驗！唐滄淑將事前整好的錢包，恭敬的送到龍大海的手裏，她笑着道：

「護送費，請收着吧，龍先生，謝謝你呀！」

「愛財了！」他怪不好意思的接着，慎重的說：「你們要是都發達了，可別忘了我龍大海啊！」

他依然沒有笑容，那被迷的周得保却在一邊替客人們解着車子上的行李。

## 劣性娜拉

我家的先生是頂歡喜朋友的

仲夏的熱風從乾炕的屋簷邊吹來，何太太將滿盛溼衣的大木盆移到陰影裏，用右手的手指刮去額上的汗珠，坐在小凳上，鬆口氣：

「熱死了，該死的天氣！」

她身體健康，兩條粗腿和一雙有力的胳膊，眼睛終年亮晶晶的；不過很小，眼皮是浮腫的，洗完了頭道，一盆水潑在地下。

「不曉得怎麼穿的，倒頭衣裳這樣髒！」

一點灰塵也找不到，在她的全身。黑色南陽綢褲子，白老紡褂。她週身的膚色像考究

人家用的櫥木像具紫色而有光澤。鼻尖朝天，上唇和鼻頭翹向一個方向，鼻管和前額同樣是短短的，她忽然抬起腦袋，眉梢和頭髮幾乎挨在一起。

「老張，」吩咐着公寓的茶房，「給我拿支香烟來！」

「太太，」茶房從房裏走出來，「沒有。」

「在抽屜裏呢，不會找找看？你又不是死人！」

待老張將一支強盜牌烟拿出來，她笑了，罵一聲老張「不得用。」她的性格連她丈夫也不能理解，有時她很聽話，過一會兒，她又會絮絮不休的嘮叨一陣。

這是夏日的晨間，乘早涼洗衣的立刻多起來，對面的李老太太，隔壁老沈家，全挨着木盆，坐在她的附近。祇片刻，大家便攀談着了。

「你真愛乾淨，」李老太太說，「何太太，看你一天洗多少，那麼一堆，得多少肥皂！」

「李老太太，就是的，」她滿意的答應着，眼睛眯成一條線，露出亮晶晶的光芒，「你

看看我家的被單吧，家裏朋友多，你坐過來，我坐過去，兩天就不像樣子了，因此我就三天



「換，有一點點個灰星子，我心裏就不得過！」

「夏天了，乾淨是要緊的。」

於是，大家用勁揉着盆裏的衣服。老沈家說：

「你們先生呢？」

「別提了，那個鬼！」她把烟頭兒扔在一邊，做着手勢，「到了晚上啊，襪子一脫，帶了一雙瘴臭的腳，就往他媽媽倒頭床上一躺，死也拖不起來了，要是想叫他洗個澡，真比登天還難！」

「男人家全是那樣，白天也太累了！」

「不，」李老太太搶着道，「像俺家蘭英吧，二十歲的姑娘了，也是不愛洗澡，辦得夠受的！」

「一羣公務人員走進來，李老太太看看他們：

「你家朋友真多！」

「唔。」何太太嘴抿得緊緊的，「我家先生是頂喜歡朋友的。」

做了人還得弄人

何太太張開一件襯衫抖擻幾下，預備掛到繩上去，她發現背上有個黑點，立刻揉作一團，扔到盆裏去。

「倒頭的衣裳怎麼穿的，黑點子叫人洗都洗不掉！」

這是長安大同公寓的後院，寬敞的院子，中間有一個深可兩丈的滲溝，上面蓋了一塊石板，所有的水都從石板中間的一個小洞流下去，水溝的上空是東一條西一條的衣繩。

她把別的衣服搭在繩上，伸了又伸，整理着，嘴裏在咕嚕些什麼。李老太太一盆水倒進水溝，一股撲鼻的臭味沖散到滿院，何太太翹着嘴：

「日死你家媽媽，癩臭的洋溝！」

搭完了，她回到原來的地方，坐在小凳上，揉起那件有黑點點的衣裳。何維林從外面走進來，她以斜眼望着他狠狠的囓着：

「倒頭的爲什麼不早點回來，也好幫幫人家搭一搭衣裳，快把這件衣裳搭到那塊那繩上去？」

「我……」

說着，何維林悄悄的回到房裏。她以一種仇恨的目光瞧住她丈夫的背影，呆在那裏。李老太太說：

「男人家就是這樣，別怪他，房裏還有朋友呢。」

「倒頭的朋友，都是來吃白飯的！你看他姓何的沒得錢，這個不會道維林長，那個也不會說維林短了，日的，什麼朋友……」

「何先生是個好人，」李老太太接着，「有人緣，所以大家歡喜他，歡喜和他來往，這樣好，熱鬧！」

「噢，你不曉得，老太太，維林真是一個好人，我罵他他都不理，人真是瓜瓜叫的！」

何維林一脚從門裏踏出來，問着：

「今天買什麼菜了？」

「有肉，有鷄子兒，青菜。」

「六個人吃飯，聽見了嗎？」

「唔。」何維林一拐進屋子，她的話鋒就變化了，「日死你家媽媽的，倒頭的朋友，老子又不是開飯館的！」

衣服搭好了，她走進屋子，拿了幾塊栗炭，向大火爐裏去燃燒，走着罵着。上唇和鼻尖接了吻。她 dissatisfaction 現狀，她的金鐲只有兩半重，和人家說要不是金的她準將它扔掉。

「日死你家媽媽的，熱死了，我又不是廚子！」

「幹什麼？」何維林從房裏走出來，站在她身邊小聲說，「你啊，做了人還得罪人！」

跟了人就得規規矩矩的

「你別在這塊噲哩噲噻的，那個要聽你的！」

「我完全是好意，」何維林說，「快點燒菜吧！」

「快點個，快點個，像他媽媽催命的——那個叫你不用個勤務兵倒透了霉跟你個殺十刀的，看你姓何的等到窮了，怕連一個朋友也沒得了！我日死你家祖宗八代的！」

「你看……這都是抗戰以來的患難戰友！」

「抗你媽媽個鬼！」何太太索性暴戾起來，「不要你管，你給我滾到房裏去！」

何維林無可如何的走開，拐進了房。

一會兒，房裏傳出一陣笑聲。

「倒死了霉的，還快活呢！」

她一邊說，一邊炒着菜，手煽着爐子，嘴裏嚼着紙烟。肉放在鍋裏，蓋上了蓋子，她蹲在

爐邊，吐着烟圈兒，看看自己的脚。那紫檀色的雙足穿一雙黑鞋，宛若兩只鑲邊的鞋筒。

一位客人從房裏走出來，恭恭敬敬的：

「你熟嗎？我們光管吃，大嫂，真是不好意思！」

「沒得關係，」何太太說着站起身，佯笑着，「我們家裏頂歡喜朋友，你看看，不得一天沒得客人，吃飯的愈多愈好，維林說過的，添客不添菜，你們可不要見怪！」

那說話的人帶着笑容回到房裏，何太太仍然蹲在地上，燒肉，炒韭菜苔。

飯後，客人一個個辭去。何太太一個人坐在小凳上吃肉湯泡飯。對面的李老太太用四張凳子支成一個桌面，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中飯，李老太太客氣的：

「在這邊吃吧，何太太！」

「吃好了，不要客氣。」何太太將碗裏幾口剩飯很快的吃下去，指着那十來個空碗，「老太太，你看看，不是我愛多說話，這般人像他媽媽餓鬼一個樣子，恨不得連倒頭飯碗都吃下去！」

「哈哈！」老太太笑了一笑。

何太太忙着在洗碗，滿額盡是汗珠，碗送進屋子，一支小刀烟夾在手裏，她背向着風，立在門的一旁，嘴抵得小小的，慢慢的吐着烟圈，在玩味烟的香氣。

「聽說何先生要出差了？」

「就是的。」何太太忽的愁眉不展，用極鄭重的口氣說：「他要半個月才得回來，交幾個男朋友在家裏吃飯，真覺得不方便，你別看我的出身不對，我不瞞人，男男女女在這塊倒要講求，跟了人可就得規規矩矩的！」

一個親戚備留住我

何太太一下感到失言，立刻轉了語氣：

「當姑娘是沒得辦法才幹的，說起來也不能算是劣事！不過，跟了人了，要得好生過日子才對的。」

「可不是嗎。」李老太太溫和的答應着。

晚上，丈夫交代下來的朋友，一起假在何維林的房裏，等候着吃飯。一共五個人：紅臉團長陸雲之，營長王金佩，青衣小汪，副官林著和黃天明。這都是老何已往的同事，一半有職業，一半在賦閒。這些人，尤其小汪和老林，是愛好玩玩的朋友，祇要一碰到一起，不談嫖經與賭博，便是拉唱喝酒，他們的歲月是這麼的打發過去。但陸雲之，王金佩和黃天明是例外，他們是嚴肅的。

五個人中間，以小汪最活躍，高高的個頭兒，說得一口流利的北平話。玉堂春與春秋配是最拿手的。他自認是梅派的正統。有一張出油的臉，終年像中了頭獎一般，笑嘻嘻的裂着嘴，他常用他的裂嘴來了結許多的糾紛，對於女人裂嘴的時候是更多的。

丈夫出差後的何太太，火氣不像何維林在身邊時那樣的旺了！她那翹唇的小嘴也和小汪一樣，裂開的時候較多。她熱中了小汪。

小汪對於她確實也用了不少的心機，原因是可以在她家吃吃飯玩玩，託她洗乾淨



而不出錢的衣裳，並且她有所謂低價的油，他可以不化一文錢來措。

晚飯完了，別人都辭了去，她總要設法留住小汪。他們從天論到地，從風說到雨，談京戲，脂粉，說來說去說到錢，說到享受。

說得高興時，會大笑一陣，也許小汪會在她大腿上攝一把，你聽吧——

「男人都不要臉，我日死你家媽媽！」

有一晚夜，陸雲之請大家看天河配，出戲院時已經很晚，何太太對大家說：

「我要去看一個親戚，你們先走一步吧。」當他們走在五步以外，她吆喝道：「噢，小汪請你回來陪陪我！」

她們一塊兒在馬路上徘徊着，說些什麼呢，祇有他們自己才曉得。走着走着，在人叢中他們的影子隱沒了。

第二天早晨，滿院炊烟時她回來了。她以懷疑的神情，來找尋別人對她的懷疑。一院人宛若沒有看見她一般，誰也沒有理會她。她焦急着，孤雛一樣的在尋覓保護人，她立在

李老太太的身旁，表白着：

「維林不在家，我那塊都沒去過！昨天晚上，看戲回來，恰巧碰到一位親戚，她拖住我到她家去坐下子，我說我要回來，她偏偏留住我！」

「……………」

要的是吃吃穿穿玩玩舒泰舒泰的

小汪生怕人家說長道短那樣，第二天上午沒敢到公寓吃中飯，何太太像惦記自己先生似的，派人催一趟又是一趟，他咀咒那被派去找人的茶房：

「死了你一家人的，不得用！找人找不到，快點個再去，說我請他吃飯呢！」

茶房出了公寓，躲到別處去，半天沒敢回來。

兩天後的一個早上，小汪獨自個溜來了，他鬼頭鬼腦的鑽到何太太房裏，坐在她床邊上，推醒了她。何太太就比饑民見了饅頭，一個站起來，她用手指指着小汪的前額：

「我說你不會不來的，」她跳下床，坐在一張椅子上，「你來得好，正好，我今天要和你開個談判！」

「開什麼談判呢？」小汪的嘴裂着，「有話儘管說好了。」

「我……你……」她沒開口便怔忡一陣，一會兒嗚咽起來，嘴唇和鼻空又接了火，兩滴乾淚在腫眼泡的眼角下挂着，看起來很好笑，「你不該佔我的身子，你調戲我不行……」

說着說着聲音大起來，小汪急忙的擺着手制止她：

「我說過的，我要負責任！」

「那麼我就跟你，你得和我跑掉！」

「姓何的那個老實人呢，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朋友他奶奶個賣比！」

小汪告訴她，他比何維林窮，跟他沒福享。馬馬虎虎算了吧！而何太太不答應，她說現

在她還有五千多塊錢現款，一個鐲子值八千，還有金錶和戒指，怕什麼了？有錢也難買情願啊！她是情願的情願這個樣子……

「要是不跟你，我一天日子都不得過！」

「好罷，祇要你有錢……」小汪仍然裂着嘴。

問題解決了，何太太愉快得立刻給小汪倒杯茶，她一如最初侍奉何維林般的侍奉着小汪。吃一餐飯，最少要請上三四回，公寓裏的茶房恨透了牠。那四位丈夫的朋友，不習慣看這惡劣的情形，幾天便星散了。

晚餐過後，她洗一個澡，端杯濃茶，蹲在門檻邊。從腰裏掏出一包小刀烟，在院子裏亂讓着。李老太太問她：

「十塊錢一包了，你還抽這種烟？」

「劣的是抽不來的。」

何太太將茶喝完，用手指將茶葉往嘴裏撥，她怪有味兒的咀嚼着，嚥下肚去。老沈家

打她身邊走過，驚奇的：

「你怎麼吃茶葉啊，難怪你皮膚這樣顏色。」

「吃慣了，維林不讓我吃都不行，光吃茶葉和紙烟，一個月差不多就得七八百塊錢呢。」她很得意的，「一個人哪，到他媽媽這個倒頭世上來，要的是吃吃穿穿玩玩符泰符泰的。」

滾你的吧，劣種！

何維林出差回來了，何太太照例派人找小汪來吃飯。這回她沒有留小汪長談，吃過飯後小汪沒有說什麼便走開。客人數目和他走時不符，丈夫便懷疑她對客人必然有了特慢，輕聲質問道：

「他們幾個人呢？」

「怎麼了？」何太太突的發作起來，「又不是我得罪走的。」

「這是幹什麼？又沒人責備你！」

「倒頭日子不曉得怎樣過的！」她的眉毛皺成一個八字，兩隻穿黑鞋的紫攢色的腳在地上亂擦着，「你走的時候給我丟下兩百塊錢，半個月了，你想想看，是夠烟茶錢還是夠柴米菜錢！我日你家媽媽，你想把我餓死，辦我的丟人，我什麼都曉得！」

「你這是什麼話？我臨走時交代好好的，沒錢了到會計科去支，你怎麼一見面就胡扯起來？」

「你家媽媽才胡扯呢……」

這是異常意外的，在何維林看來，太太雖然倔強，至少有個理由才會吵起來的。這突如其來的怒火，使他感到無限的厭惡。他沉默了一陣，走到院子裏立着。

他奇怪，他太太的個性怎麼會如此驟變？任憑過去和現在，他不曾虧待她一分一毫，何以她會這樣的胡鬧，他不解，老呆立在那裏。他大步的踏進房裏去！

「你怎麼了？」

「怎麼你個祖宗八代？」

「你到底要什麼呢？」

「要剝你的皮，吃你的倒頭肉。」

「你不能這樣無理取鬧，」當毒蛇咬住他自尊心時，何維林咆哮了，「在公窩裏，我不能陪你丟臉！我一直忍着，你爲什麼得寸進尺，不知道好歹！」

「我老實告訴你，」何太太扭着腦袋，盡量睜大那對腫眼泡的眼睛，「你太窮，我不情願陪你受這種洋罪，我要走！」

「走到那裏去啊？」何維林憐憫的。

「鼻子底下是大路，那塊不能去南京、上海，再不然回家。」

「想到淪陷區當女漢好嗎？」

「你管得了我日死你家媽媽，你個殺千刀的，我日傷你個祖宗八代，我一看見你個死形樣子就來氣，給我五千塊錢，讓我走！」說完，她伸過手去。

「腳底下又割不出錢來的，我得去借！」

「借你媽媽家賣比……」

「拍」何維林忍無可忍的給她一巴掌，「你跟我只一年半，前前後後幹些什麼玩意兒，我都忍耐着，我看你可憐，我才一再的壓服自己，你以為天下只有你一個聰明人，幹的壞事一個人也不會知道嗎？」

「反了，反了！」她一頭撞在何維林胸前。

「拍，拍，拍！」他來回的打着。

「反了，反了，我日死你家媽媽呀！」

一羣同事走來，將他們的紛爭解了圍。何維林被一位同事拉去洗澡，何太太依然不休的咕噥着。

「何必呢，在公寓裏，大嫂，人家要笑話啊！」

「你不曉得！」她不容人說就搶着講道，「那個殺千刀的，我一看見他就來氣！我日



死他家媽媽，他打我，我操傷他家祖宗八代的，他不打死我今天就不得安！你們看我的腿巴，我日死他家……」

同事們對於他們的家庭環境是頂清楚的，誰也沒有多勸，大家在心裏咀咒着小汪，那無賴的丑角，一會兒，大家全走了，剩下那個嚕嚕的醜婆。

一小時後何維林轉回來，將一卷票子扔在桌上——

「拿去吧！」

「手上的戒指取下來！」

何維林從容的取下戒指，扔在茶几的一邊——

「滾你的吧，劣種！」

說完他出去了。

那天晚上，有人到車站送客，在燈光下——那間頭等臥車裏，看見小汪的臉，旁邊坐個黑面女人。

## 殘廢的人

范思瀛先生一踏進房門，便感到屋裏一陣陰森，妻和兒子靜坐在靠椅上，滿面淚痕，不像平素一樣，他一回來有說有笑！現在似乎有了什麼意外，他不懂，完全陷在五里雲霧中了！

已往，范先生的家庭，被稱作永遠是春天的，任憑怎樣受生活的折磨，一家人總是愉快而堅強的迎接着，毫不介意，從未感到過苦痛，這種憂傷的空氣，范先生忍耐不住，他幾次想和夫人說話，看看她的臉色，絕無開口的意思，不禁驚疑起來：

「到底是到底是你們……」

「你去看看那封電報吧！」夫人指着床沿上的一張紙片。

那是一封報喪的急電，說明夫人的三叔和三嬸母，一個不到兩歲的堂弟，在那接近

敵區的小城裏，慘遭敵機炸死，並且敵機投的是燒夷彈，三個屍體燒成了炭團……范先生看完了，也落下幾滴眼淚，他轉過臉來，安慰着陷於過分悲痛的妻子！

「人反正是不在世間了，不必太傷心——這樣的仇恨，總有一天要一筆勾消的！你應該知道我們空軍最近的活動；這就是予打擊者以打擊的開始呀！」

「……………」

范太太沒有回答，內衷彷彿酸痛得更加劇一般，她用手帕掩住雙目，一會兒，她吞吞吐吐的說：

「外邊抽屜裏有你一封信，也不知從那裏寄來的！」

范先生看看信封，上面貼着好幾個便條，顯然經過好多道轉遞的手續，信封受了不止一次的雨浸，字跡有點模糊了！外面沒有寫寄信人姓名，也沒寫發郵地點，筆法潦草，猜不透是什麼人的來函，范先生習慣的用剪刀從上口剪開，原來是一封很長很長的信，蠟顯小楷，約在十頁以上，范先生頗爲這封信所吸引，沒有再去勸導太太，就坐在一張小凳

上，細心的看下去。

思濼兄：

假如是在匆忙的旅途，或是幽靜的公園裏，我們遇着了，我會招呼你，你決不會認識我了，我現在有一副極端醜陋的外貌。那時候，如果我不向你解釋，你必認爲我是一個瘋子，不然就是一個怪物；我相信，在你的記憶中，你這一個十年以上的老友，他的面貌聲音，你會清晰的記得，可是我們有什麼方法，足以補救被野獸摧毀的形體呢。

兩年以前，我雖然老了一些；至少，見了你，你不敢驚奇，你會認得我是你一個老被稱作眉清目秀的朋友，如今我失去了鼻子，好像梅毒病末期患者一般，只剩下一個肉疙瘩。那樣的醜陋，看來使人惡心！而周身，遍體創傷，有着狗嘴的烙印。我打聽到你的住址，我不能不告訴你；當你知道我的遭遇以後，也許這個永不能忘的傷痕，和這顆受過鉅大摧殘的心靈將有所寄托了！

和我同時，不比我稍微晚一點，遭遇更慘的是我們老實的朋友繁祥，在這一封信裏，

我想同時告訴你，你對於我這突如其來的擾擾，一定是很有興趣的吧？

十年前我看過「西班牙通訊」那裏面，超越了想像以外的殘忍，使我不能置信；那時節，我對於人類還有着極端可憐的希望，我覺得任何一個強暴的民族也不致於如此的墮落，更不會如此的野性強暴者們不是一直在高唱着人道主義嗎！

前年秋末我被派往敵後工作，路經宿縣以北的一個小火車站，鬼子巡邏隊突然出現了，我和兩位同志便蹲在月台上，表示我們是候車的旅客，志翔說：

「我們爲什麼不化裝啊，通過這危險的交通線，看吧，三個全像是打界首來的！」

他說着，鬼子走開了，我心裏正慶幸我們的脫險。但，祇片刻，一羣惡犬跑過來，我們沒有提防，志翔被一隻狗一口咬斷了食管，完了！另一個同志和惡犬抵抗着，他大聲呼救，誰也不敢來解圍；結果這同志被咬去了生殖器，兩隻惡犬，一隻傷了我的後頸，一隻咬去了我的鼻子，我昏倒了。我心裏彷彿覺得，這種死法真是令人不甘！

晚上，我醒來了，和志翔三個人橫陳在一間腥臭的房子裏，志翔和另一個同志絕了

氣。他們的生命從此告了結束。我的後頸，鼻子痛得無法忍受，我大叫，我喊着，我希望鬼子鎗斃了我！

白喊了一夜，聲嘶力竭，也沒有回音。我幾次昏厥，我祝福我的死亡，可以不再受難！當我醒來，我再不想死，我決定找個機會，為身旁死難的伙伴復仇！

天亮時進來幾個鬼子，來搜我們身上的文件，結果一無所得，悻悻然走去了！中午，看守人送進一點稀飯來，我才知道已經入獄，我們這間屋子是類死的人住的。

在這間屋裏，我住了半個月，沒有人過問，也沒有人管！每天吃一餐稀飯，拉屎，拉屎，全在裏邊，我真不知道自己怎樣活下去的。

一個傍晚我能夠坐起來了，我瞧着傷疤，摸着創口，那知道我是遍體被惡犬咬過，沒有死，算是莫大的便宜，我站起來，兩腿不大能夠支持，從窗櫺裏望出去，知道這是一個獨院，院裏什麼也沒有，一會兒，有吵雜的人聲，我重新躺在原來的地方，前門開了，房門也開了，推進一個像已經死透的人來，摔在我的身傍，野獸們走開了。

我摸摸他的胸前，還有一點溫暖，一點呼吸，這個人並未死透，再摸摸他的周身，沒有傷痕，沒有起伏的肉稜，想必是受了電刑。沒有火，看不見他的面貌，不知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他躺在那裏，整整一夜未曾動靜。第二天一早他仍然暈迷，我看到了他的臉，浮腫，蒼白，分辨不出誰來。我輕輕的爲他實行人工呼吸，他漸漸的清醒了。到了晌午，他能夠微微說幾句話，他想睜眼，眼皮腫得睜不開，要求我把他眼皮撥開；待撥開一點，他什麼也他不見，又緊閉着了。

他躺了三天，沒吃東西，沒睜眼，始終是昏昏沉沉的，每天只有片刻的清醒，你要問他，他只顧搖頭，什麼也不說。

到第四天，他睜開了眼，勉強的向我瞧一下，無力的道：

「先生是人還是……？」

「是人啊！」我感到一種羞辱，急叫着，「我是給鬼子們的惡狗咬傷沒有死的！」

「噢！他同情而又苦楚的太息一聲。

「你要什麼嗎！我可以幫助你，祇要力量能夠辦到！」

他搖搖頭。

我吃稀飯的時候，他嗅到食物的香味，要喝幾口，我喂着他，一下，他要小便，我爲他解開褲帶。他微弱的聲音裏稱道着我是一個絕頂的好人，我苦笑着。

十天一過，我們成了莫逆的患難，他的浮腫已經消除，眼也自然的睜開了，他有時是躺着有時是坐着。他不悲哀，常常歇斯迭里的大笑幾聲，我問他的姓名，他笑而不答，從面像說話舉止上我已經斷定他是我們的朋友繁祥，可是他確實不認識了我，這裏雖然沒有鏡子，我知道我是已經醜陋不堪了。有天，我試探着他：

「你認識范思瀛嗎？」

「不談這些吧！」

「你一定是繁祥！」我緊追一句。



「不見得！」

「一定不錯。」

「假如我是繁祥，你又是誰呢？」他十分苦痛的。

「我是你中學時代的同學，張傳綱啊！」

他轉過臉去，看着我左耳上的那個肉馬棒，突然，他抱住我的頸子，熱淚落在我的兩肩，他默默的握住我的手，漸漸緊下去，緊下去。

我們感覺得興奮，一種無底的喜悅，從此，我們有了談話的對手，精神也有了寄托了。我向他敘述我的遭遇，和志翔兄等死得怎樣的慘烈！

「鬼子是獸性的！」聽完了，他嘆口氣說。

「那麼，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繁祥！」

「不值得說，是我打算錯了！」他鬆口氣，極端傷感的說，「總而言之，我不像你們，我讀的書太少，我看不透這個世界，我曾經認識過人性，我是人性的崇拜者，我却沒有看到

人間的獸性，特別是存在於人性間的獸性，我不能透視，我吃了虧！

抗戰以來，我自問心裏很安，不管是大小工作，我沒有離開過崗位，我的女人屢次來信催我去接她，因為生活不太安定，我把話說得很婉轉，不讓她來，一直拖延到今年，她來信說，任管怎樣的艱難，祇要夫婦能共患難，一天那怕祇喝一餐稀飯她也情願，我的心動了，我覺得，如果再固執我的成見便不近人情，我開始回家的打算！

因為家是在這淪陷了的地方，朋友們認為這種行動實在近於冒險，他們不贊成我親自出馬，主張派人去接我接受了朋友的勸告，着人去接，可是她沒有跟來，她堅持着非讓我回去接她。我覺得這簡直等於開窮味，決定不再作接她的打算了。經過一個時期，她不斷的來信催我回去，說了許多非我去接不可的理由。人畢竟是人，不免兒女情長，我決定絕對冒險回去。

費了很多周折，總算到了家，我見了老邁的父母，心頭有說不盡的歡樂，固然環境十分險惡，而我當時並未嘗味到他們待我，和從前一般的親愛，一般的關切。不過，彷彿有一

種不可告人的隱痛蘊藏在他們的眉眼之間，使我起了懷疑。

當我到家的時候，我的女人不在，是晚上派人將她接回來的。她回來了。帶着兩個孩子，臉色已不像往年的馴順，她的舉動，或是說話，隨時露着敷衍的神情，使我非常的不快，我問她：

「這兩個孩子，那個是我們的孩子？」

「奇怪，你看長的不是一樣麼，全是你的孩子！」

我愕然看，半響沒有回答。我清清楚楚的記得，我走時，我的孩子三歲，從來沒見二孩子的影子，這是怎麼回事呢？我仔細的看着她，原來她又將到臨盆的時間了，沒待我張口，她便牢騷起來，說自從我離開了家她就害病，胃痛，心跳，最近又得了膿臍，腫成這個樣子，她像真害脹膨一般，十分的感嘆。我再看看她的顏色，知道她很康健。說的話完全是扯慌！你知道，我們最重視倫理，這光景怎麼能受得住！我想，看不見也就算了，放在眼皮底下丟臉，不管是不是傷害自尊心，誰也難得忍受！我對她說：

「夫妻之間，有什麼話最好說開，免得生悶氣！」

「沒有什麼說的！」她毫不經意的說。

「你不要以為大家全是傻子！」我憤憤的。

「嘻嘻！」她先冷笑一陣，「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好了，說有什麼用呢！」一下，她似乎有了根據，大聲的嚷着：「爹娘也沒能把，我怎麼樣啊！你說怎麼辦吧？你在外邊可以弄小女人，我就不能在家養個小男人麼？」

我沒有理她，這種無恥，這種意外的野性，全在我的想像以外。我忍受不下去——原來要我回來接她，不過是一個借口，她以為我決不敢回家的。到底我回來了，她竟然將無恥的行爲揭穿，這是五年來敵偽給她的教育！我忍無可忍，看着她那滿不在乎的態度，我禁不住心的悸動，在那個大肚子上我重重的踢了一腳，我走開了；在一家小酒館裏我喝了個大醉，我想從此走開，再回到我的崗位上去，但天色已晚，沒有下宿處，我仍舊回到了家。女人不見了！

夜深時我被幾個鬼子捉去。

捕我的原因，說我是中央派來的特工，真是活見鬼！鬼子請我坐電椅，要起掉我的十個指甲，我不怕，我不傷心！我難過的是我的女人出賣了我！鬼子將我服務的歷史背得復熟，要我如實的供，並且保證給我同樣的工作，我有什麼話說呢？我自找苦吃！放下殺敵的任務，我往鬼圈子裏鑽。我聽着，鬼子問我，我默無一言，於是我上了電刑了！

我不後悔，我只覺得自己相當的糊塗！

「算了，算了！」

我勸着繁祥思瀛，即便是聰慧的你，處在這樣的境遇裏，又能找出比這再適當的安慰友人的詞句嗎！

之後，那腥臭的小屋充實起來。我們一天談到晚，有時高興了，談一個通夜。我們再沒有憂愁，我們籌劃着復仇的時機，同時，靜待着我們的末日……

一個月過去，兩個月也過去了，把我們從候死室移到大房子裏，說是我們判罪了！不

知是什麼罪，也不知判多少年。

我和繁祥，遷到大房子以後，每天可以有一餐飯吃。不久，繁祥給地方父老保了出去。我勸他趕快脫離險境，仍舊回到後方幹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去吧！

十來天，他設法將我也保出來。隔天他找人把我送出宿縣，我在阜陽的惠梁家住了一個多月，疥瘡好了，能走動了，惠梁夫婦才讓我到西安來。

最近，我接到繁祥父親的信。說在我走後繁祥生了一次大病，睡了一個多月，幾幾乎死了，病愈未久，他在她妻子的奸夫家的酒席上，炸死三個鬼子浪人，三個軍官，和一對奸夫奸婦。當天晚上就給鬼子活埋了……

這樁事我不想下什麼評語，一切你全可以想像得到。

我寫到這裏，再看看前面，不免過分潦草了；在獄中的生活，那股度日如年，等候滅亡的心情，我無法描寫，我也無力作一個最中肯的形容。反正，見了你，我會再和你詳談的！

你的老朋友傅綱上 五月二日

……  
范先生讀完了信，回轉身來，看看太太正在焚香，一個紅籤，上面寫着她三叔父母及堂弟的神位，他放下手裏的信，輕聲的和太太說：

「把繁祥的名字添上吧！」

「爲什麼？」

「他上月給鬼子活埋了！」

「真的！」

范太太像有點不相信似的說着，她隨手在紅籤上添寫了繁祥的名字！  
他們絕食一餐，作爲對殉難親友的哀悼！

當范先生冷靜的敘完信上的故事，他夫人激動的拍着身邊的桌面：  
「繁祥最後的處置對極了！」

## 兄弟之間

臘月的早上，寒霧還沒有退淨，老七格的開了房門，在院子裏跺着腳：

「快一點哪，又不是上花轎！」

「急啥呀！咳！」從那有着燈光房裏，送出一句女人的嘆息聲，是老七的夫人，「總得讓我找兩件換洗的衣裳，還有孩子的片子。」

老七焦急的在院子裏搓着。右足稍短，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平輩的熟人全喊他「老歪」。這是一位像貌醜陋，而生性爽直，頗受人敬重的鄉下老。他的頭像個冬瓜，大方眉如同括弧一般，和眼一同往上張；鼻子很短，朝上翹，露着兩個洞洞；上嘴唇長得很，向下伸。他背着手，忽然轉過身來，儘量的吊着那雙括弧眉：

「你什麼時候才弄好呢？」他的長嘴唇向外伸幾寸，「天快亮了！」



「急有什麼用哪！你這個人……」

「你到底還走不走呢？」他拐到女人的房門口去，「七扯八拉，幾時才拾妥當啊！娘們兒……」

「催命嗎？」

說着，她推去了面前的衣物：

「不走了！」

「什麼？」冬瓜頭一下伸進房裏，眼睛瞪得像對銅鈴，「你瘋了！想做俘虜嗎？」

「走就走，催個啥呀！」她氣憤憤的。

「偏要催！」老七拐到了女人面前，大聲的咆哮着：「不走，哼！你說走不走你說！」

「……」他夫人把頭垂下來，不言語。

「咳！哼，哈，吐！」

上房裏傳來一陣咳嗽聲，接着是將濃鼻涕吸進口腔，使勁吐出去。這是老七的哥哥，

被稱作六爺的人，他終年伴着水烟袋，咳嗽着，哼哈的吐着。這咳嗽，老七是頂熟悉的，他却像沒聽見一樣，暴戾的曬着：

「你就不怕遭殃，不走……」

「一大早吵什麼？」接話的不是他夫人，是六爺，他的哥哥。「人家不是都說我們一家人頂能夠平着氣嗎，老七，你怎麼倒吵起來了呢？」

當六爺到了院裏，東方已經發亮了。老七從房裏拐出來，口裏還咕嚕着：

「快點拾，沒有錯！」

「老七，」六爺說，「幹麼這樣慌呢？」

「你聽啊！」

老七指着大門外，那裏，有着嘈雜的人聲，嬰兒在啼哭，獨輪車唧唧的嚮着，鎮上人業已開始了避難，六爺側耳聽一會兒，然後說：

「他們胆太小，駭怕！」

「誰跟命有仇啊，這不是兒戲！」

「嘻！」六爺不以爲然的笑一笑。

這幾天，人彷彿在針尖子上活着，心一直不安。昨夜敵人竄進城廂之後，雖然這集鎮離城還有八九十里，人却像火燒着了屁股，坐臥不甯，驚疑的，互相探詢着消息。幾年來敵人雖未踐踏過他們的田舍，受的驚慌也不算少了。如今，祇消腿一伸便可以來到的。

「依我看，」老七將鼻孔翹向他哥哥，「人家都躲了，咱們何妨叫女人，孩子，小姑娘們也躲一躲，就是化錢也罷，費事也罷，並不算劣！」

「是罷，老七，我知道你會這樣說的，哼，哈，吐。」六爺說着吐一口痰，將紙帽放進左手，抹一抹沒有鬚鬚的嘴巴，「你該知道，我在地方上也混了三十年了，什麼人不認得，什麼事不明白，日本人要燒要殺也是有家的，與咱們什麼相干！」

「哥，我看你說的都是夢話！」老七鄙夷的。

「哼，哈，吐，咳，咳，老七，咳，咳，你到底少念幾天書呀！」

的確，六爺比老七讀的書多，他是一個末試的秀才，他當過訟師，鎮董和區長。曾經在縣太爺面前做過紅人；現在手頭富裕了，是全縣知名的老紳。年齡雖在五十以上，倒沒一根鬚鬚，依然保持着當年的清秀的儀容，細長的身段，薄嘴唇，和他弟弟相反的有一張黃白色的臉。頭上四季帶着瓜皮帽，抱着水烟袋，不停的吸着：

「我說，」他吹去烟管裏的灰，對老七說，「還是不要走，俗話說：一動不如一靜，叫她們別拾了！」

「哥，今天我絕對不同意你的意思！」

「你爲什麼這樣的塗糊！」哼，哈，吐！「老實說，他們真來了，我自有辦法應付的！」

「別說了，別說了，哥！」

「哼！你以爲我這老面子一文不值嗎？走着看，光說沒有用，你終久可以看見的！咳！」

「聽說鬼子是來報仇的，見啥燒啥，見啥殺啥呀！」老七鼓着睛眼，鼻孔下的長唇伸

張着，「你沒有經過，哥，你也該聽過不少啊！」

老七一邊說，一邊用手指劃着，做出殘忍的模樣。七夫人扯住十歲的大女孩，抱着吃奶的小囡，提着衣包，挂起兩行眼淚，向門外走去。六爺望見了她，招呼着：

「他七孀，你上山嗎？」

「沒敢說不走呀！這可不就動身了。」她以爲是老七的聲音，沒轉回臉來，嚶嚶着走開了。

「咳咳，叫她們回來！」六爺嚴厲的，展了幾展眼皮，「這樣冷的天，叫她們母子跑什麼哼，哈吐！」

「你別見怪，哥，今天請少管一點閒事罷。」

「……………」

六爺掃興的站立在院子裏。

老七待他夫人走後，拿起一根繩鞭，到郊外驅逐偷啃麥苗的羊羣去了。

麥，綠油油像海面，不怕風雪雨，孩子般的生長着，老七一跛一跛的到了地邊，他討厭透了那白色或者黑的物件，他吆喝着，把那些動物趕出了他的田。

七八個人一陣，是縣府和區公所派來的，其中有一個認識老七，他想喊聲「老歪」，話到嘴邊就變了口鋒：

「老七，六爺在麼？」

「在的。」他鄭重的告訴他們，「這會兒大概是在茶館裏，到集上就可以見着他。唉，消息怎樣了？」

「這個集上，早晚還不是要來嗎！」

「請你和我們一塊去吧！」

「唔。」

老七回答着，收起了鞭子，和他們一陣往集裏走。在這個行列裏，他一跛一跛的緊跟着他們。他垂着頭，默默的聽他們的談話。他知道了敵人這回蠢動，是爲要報仇和劫糧；這

茅家集，大別山下最富庶的大鎮，敵人怕將會來。他心裏不安，問道：

「你們爲什麼來的？」

「要快子，要糧秣！」一個人這麼告訴他，「傷兵多，要人抬，糧秣要人送！要補充！還得破壞幾條重要的公路！」

「可惜我的腳跛了！」老七朝天嘆口氣。那些人走得很快，他跟着有點發喘，「要不然……」

「你們家是處處討便宜的，不瞞你說，老七，是因為你有一位有面子的哥哥。」

「什麼……？」

他聽了心裏很難受。但事實是如此的；他們家裏討着兵役工役甚至軍糧的便宜，他有什麼話能夠和人家辯駁？他將鼻孔向着那個人，宣誓般的舉起一隻手，長嘴唇伸縮着：

「現在啊，要什麼給什麼，性命都可以！」

「你說的可不算！」

老七給說得發慌，一陣火熱從心臟到了頭頂。他紫色的面皮變成了紅的。他越加埋怨他的哥哥。

穿過寨門，躲閃着街心的行人，到了茶館。

茶館掌櫃像預先有人通知似的，喊着壺手：

「大壺香片，八碗！七爺來了，都請坐！」

六爺還沒來。他在南邊郵政局裏探聽消息，還是給一個臨署的高員請來的。他和往日一樣，拿着水烟袋；灰市布皮袍，黑背心，一張冷靜的臉，吸着烟，咳嗽一陣，哼哈的吐着痰。茶館掌櫃又喊道：

「貢尖一碗。」

「都來了，好好。」六爺把水烟袋放在茶桌上，嚥口茶，哼哈吐一陣，然後說，「鎮長沒來嗎？」

「是的。」那區員說，一邊介紹着，「這是縣裏來的華科長，這是嚴六爺！」



「久仰得很！」華科長謙遜的，「嚴先生是地方上的人望，目前國家多難，還請多多爲地方出點力量！」

「咳咳，咳！」六爺擺着右手，拒絕着說，「這個，這個，唉，人老了，人老了！」

他態度異常的陰森，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那科長在一剎那的靜默之後，一如得了法寶樣的格外的恭敬而親暱：

「嚴先生，您不要客氣，全縣的苦樂都要靠您了！」

「那麼鎮長呢？咳嗽，吐！」

「在區署開會，隨後就到。」

沒有人讓，大家全坐下來。華科長親切的坐在六爺旁邊，述說着他這回下鄉的任務：全縣淪陷了大半了，祇剩這十幾個鄉鎮，部隊裏需要三千個民伕，擡傷兵，輸送彈藥。每個鄉鎮還須負責一部分糧秣……

「這個……」六爺沒待華科長的話結束，像完全了了了那樣，打斷了他的談話。

「有困難嗎？」華科長滿臉陪着笑。

「……」六爺搖幾搖腦袋。

「嚴老先生總有辦法的！」

「不然！咳嗽，不是時機了！啐哈吐。」

「四百個民快總該差不多。」華科長伸出四個手指，比着，「咱們這個鄉鎮百大，也最富足，老先生，你以為怎麼樣呢？是不是可以辦到！」

六爺沒回答他，祇微微的飄他一眼。華科長望着他。等候他的回答。六爺抹一把光嘴，咳嗽着，不住的吸起水烟，若無其事的喝着茶。

老七不耐煩的立起來，嘴唇急促的動顫着：

「中不中都得給人家一個回話啊，老遠的跑來，就是求你這樁事！告訴他們罷，哥，馬上就娶打到集頭上來了！」

「我又不當鎮長！」六爺頓時變了腔調，不快的表白着，「得讓我想一想；不加考慮，

是一件事也辦不成的！」

「是的。」華科長接着道。

「七爺，你喝茶吧，請坐！」

茶館掌櫃招呼着，老七叉着腰，氣憤憤的坐在凳上。

「先派二百怎麼樣？」六爺說。

「老先生看着辦，怎麼樣都可以。」

「咳咳！叫附近的幾個保長來，哼哈哈！」六爺吩咐着，「就告訴他們是我說的，照上

次的辦法派，一甲先派五個來，共總二百個人。

「糧秣呢？」華科長追問着。

「現在最好不必談！」

「爲什麼？」

「人心都亂了，逃的逃了，問誰去要！」

「老先生還得想想辦法，」華科長立起來，規規矩矩的站在六爺旁邊，「事情辦得越快越好啊，這就比成全了兄弟，不然哪，公事無法交代，自己的良心……」

老七一下從座位上拐出來，拉着華科長的膀子：

「需要多少呢？」

「你們這個鄉鎮三十石用了將來要還的，算是濟急。前方正等着吃呀。」

「那麼，我們家出十石吧！給敵人搶去還是不白丟！倒不如借給國軍吃呀。」

「我同意舍弟的話，就先從我家取吧！」六爺空前的慷慨，使大家興奮起來，他吸口

烟，說，「和俺老七一陣去取吧！」他的語調牽強，極端的不自然。

保長都來了，一起遵從了他的交代。一位保長說：

「六爺領着頭，事更好辦了。麥就派富戶好了，誰還有閑話好說呢？」

「草料呢？」華科長問着六爺，「老先生！」

「需要多少給多少！李保長，你們看着照攤吧！」

說完了，也沒有告辭，拿起水烟袋，咳嗽着，輕酒的慢着，步子出了茶館。

他懷了滿腹的憤怒，慢吞吞的在歸家的街上行走着，他眼睛裏已經瞧不見來往搬運物件的行人，不理會任何一個熟人的招呼，一個勁兒走到了家，坐在上房裏東邊一張靠椅上，嘆息着：

「給我一個紙楣呀，燃着火。」

他的妻子送過一根燃着的火楣。

「咳咳，老七真該死！啐哈吐！」

那老女人彷彿什麼也沒有聽見，掀開門簾，走進了內室。六爺幾步跨到院裏，吸着水烟，來回的踱着，他滿面怒容，看見什麼都生氣，那怕一隻雞，一條黑狗，反正是不順眼。他忽然臉向着窗口說：

「如果跛子不是和我抱着一個奶子吃大的，今天我非幹了他，無論怎麼來……」  
「怎麼樣？跛子……」窗內似乎有人囁咕着。

下午，老七帶着幾條大漢，扛着布袋進了大門。六爺放快了步子，拐到內室去。他清晰的聽見開倉屋的鐵鎖，門開了，麥一斗一斗的裝入布袋，老七還說：

「十足的斗啊，祇許多不許少！」

六爺聽着，字字都刺痛他的心臟。然後，從窗戶的小玻璃框裏望着：一布袋一布袋的扛出大門。這些人沉重的腳響，如同一鞭一鞭的打着他的脊背；一粒就比一滴眼淚，向六爺的肚子裏淌着。他再也遏止不住那勃然的怒火，扛麥的剛走完，他便大聲嚷着出來了：

「老七，老七！」

老七從倉屋門前拐過來。

「以後地方的公事我無法問了，全交給你！」

「哥！」老七木然的站在那裏。

「咱家的財產是你治的還是我治的呢？咳！哼！哈！吐！」

「哥治的。」

「爲什麼你偏叫我難堪！既然有我在着，何須你三個鼻孔多一股臭氣！你能夠當家，更好，以後我什麼都可以不管了！」

「不是的，不是的，哥，你別動氣！」老七鼻孔對着六爺的臉，嘴唇不住的顫抖着，「憑良心說，我們家向來沒出過一粒軍麥啊！這回又是借的，將來會還！我們家倉屋裏還屯着七百多石。要是鬼子來了……」

「誰請你來多管閑事的！」六爺搶上一句。

老七怪沒趣的回到自己屋裏去，躺在牀上，用被蒙住了頭。

隨着夜幕，傳來了一陣緊跟一陣的槍砲聲。野狗狂吠着，集鎮上突然混亂了，大夥兒高叫着：

「來了！來了！騎兵呀！」

老七從被窩裏驚醒過來，坐在床沿上。六爺在燈光下的方桌上攤開一片四方的白竹布，在中間用指甲劃一個圓圈，催促着：

「洋紅呢？洋紅呢？」

將三四個手榴彈放進一個口袋，背在身上，提着一桿自衛的「勃克」老七開了後門，向敵人來的路上奔去了！



## 梁懷略

三十年來如一日，梁懷略始終是冷靜的，不愛高談闊論，只是板起臉來幹他喜愛的活兒。近來，他埋頭在那個簡陋的小實驗室裏，吃一餐飯，總得三請四邀，除非睡眠，才回到自己的臥室。白天睡覺的時候，就在桌子上伏一會兒，便又幹起來。

無分春夏，祇要一燃上燈，他的精神便來了。在書桌上，攤開了紙，拿着儀器，繪起圖案，或是書寫一些公式；寫壞了，撕掉，重新來過！夜深時，渴了或是餓了，不過喝些開水。他不願多招呼妻子，免得問這說那，就誤他的時間。

他唯一的伙伴是紙烟，離了紙烟，他便不能工作，甚至失了生活興趣。天剛亮，他便披起衣裳，坐在床邊，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烟，順口說：

「火呢？」

沒有人理會，他又在口袋裏抹了一會，抹出一根火柴，在床板上擦着，慢吞吞的抽起烟捲。時常將烟捲啣在嘴裏，閉起雙眼，不知在思慮些什麼，待烟捲快燒着嘴唇，他小心的再抽一口，丟掉烟蒂，他起來了。

有人問他：

「現在紙烟這麼貴，梁先生，你每天要抽多少支呀！」

對着問話的人，他伸出一支手，表示是五十支。然後輕輕的，彷彿自言自語般的：

「都是土造的，土造烟。」

他的太太，那位極其善良的鄉間中年夫人，沒有受過教育，是一位賢妻良母。她對丈夫的意志，不能夠了解，有時候，看見人家夫婦間的溫存，在她老實的心靈裏，也會泛起片刻寂寞，但終於被孩子們的吵鬧，和家事的繁雜克服了。

梁懷略有生以來沒有蓄過頭髮，他的頭髮非長到非剃不可的時候，便不去剃。他的眼睛，近視的度數很深，睡眠的時候，也不去掉它。一年之間，他洗澡是有時，廣的夏天也吧。

想要他揩揩身子，必須將水盆毛巾肥皂全預備好，再催上十回八回，他才會動手。洗起來，只消三把兩把，了當的很。

他的尊容非常平凡，沒有缺陷，也沒有特點，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如果硬要尋找他的特點，那怕就是他那給烟薰得又黃又灰的門牙了。除此以外，其餘全平凡得和最平凡的人一樣。

而他的夫人，最感傷心的是他的骯髒，過份不知愛惜衣裳。一套新漆的衣服，早晨上身，到晚上便有無數的小洞，那是紙烟灰燒的。袖口上常常浸些洗不掉的油漬，鼻涕，化學藥品之類。

梁太太氣急了，有時半真半假的道：

「嫁給你這種人，真倒透褻了！」

懷略先向太太看一眼，隨後說：

「美國男人才講究呢……」

「……………」

太太沒作聲走開了，他沒趣的站了一會，便拐進實驗室去。攤開一本剛從後方帶來的洋裝厚書，默默的在專心研究，書離眼睛很近，腰彎得活像一個老人。疑難來的時候，他拚命的抽煙，煙蒂燒着手，趕快又接上一支。

疑難問題得不到解決，他會把腰桿挺起來，呆坐在那兒，用右手在頭上打幾個巴掌，這算是休息。

近來，梁懷略做了官了，雖然，主官允許他在家裏實驗，可是，爲了恐怕會計方面扣他的糧，一週一次的紀念週，是非來參加不可的。這兒是敵後一個堅強的據點，風紀是相當講究的！

他繫上一根皮帶，把帽子拿在手裏，蹦蹦的向辦公的地方拐過來。他一向沒有戴帽子的習慣，除非迫不得已，不願往頭上戴。繫上皮帶，他已經感到萬分苦痛了。走到機關門口，他給守衛的阻攔在一邊，掃興的站在那裏，一個守衛的向他端詳着——

「你是伙仗還是輸送隊裏的呢？」

「都不是！」

「那麼，」另一個守衛的說：「你是給誰送帽子的？」

「給我自己。」

「爲什麼不戴上，要放在手裏？」

「這是各人的歡喜！」

梁懷略的語調比較暴躁，對於兩個守衛的人，實在是一種任務上的冒犯，他們互相  
睨着眼睛，準備給他一個難堪。

「上邊的命令，」守衛的說：「服裝不整不准進去！」

梁先生猶豫了一會兒：

「我把帽子戴上好了。」

他說着，想邁步進去，又給阻攔下來。

「看你這樣挑皮，活像一個理髮兵！這麼糊塗，又像一個馬伕！你到底是一個幹什麼的？」兩個守衛的，一個對他說，一個對他笑着。

「我是這裏的技正！」梁先生正經的說。

「鷄罩？鷄罩自然可以不要帽子！」

「技正！」他臉色立刻變成蒼白。「開什麼玩笑，不會看看我的符號麼？」

「我們要是會看符號，不會老站在這兒，也要去幹鷄罩了！」

「哈哈！」

那兩個傢伙，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着大笑起來。

梁先生給氣得兩個腿子有點發抖，他立刻高聲嚷罵，可是官與兵之間出一個小亂子，連自己也覺得沒趣。

他吊喪着臉立在守衛的一邊，帽子歪戴着。過往的人全站着不走，看是怎麼一回事，人愈集愈多，守衛的是將放肆收斂了。

梁先生瞧一瞧那兩張若無其事的臉，上下唇抖索着說道：

「你們太沒有禮貌了，但是，我決不和你們一般見識！」

「哈哈！」

那兩個傢伙在他的話落音之後，又笑了一陣。

他却拖着沈重的步子走進院裏去。

有人在他背後咕嚕着：

「是那裏來的肉頭啊，火氣還怪旺呢！」

他壓制着胸膛裏的怒火，逕走到會客室去。燃起一支烟捲，面對着牆壁，回味起剛才的一幕。守衛者的愚昧，使他覺得可笑，但對他的失禮，愈想愈感不能忍受！他想立刻跑到主官房裏去，把守衛的喚來，苦打一頓，開除掉！

「可惡是可惡，還未影響我的事業啊！」這念頭，在他腦海裏轉了一個轉。「人要寬大一些……」

楊海裏雖是這樣想，而心裏，却還沒有去掉那個淘氣的爬蟲！他不能夠安坐，苦悶壓迫着他，他陡然的跳將起來。一股勁兒走進主官房裏去。

距做紀念週的時間還早，那主官一個人靜坐在案邊批閱公文看。見梁先生，謙遜的招呼着。關切的問起他的工作，生活與家庭。一番友誼的熱情遮蔽了他適纔的回憶，怒火幾乎被洗刷完了，待主管溫和的問懷略是否有什麼困難須要他來解決，梁先生却回答道：

「最近的工作，簡直不開身子，一些例會是不是可以不參加？我想，因為一個人而影響到風紀，那倒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你的意思是很對的。讓我下個條子吧，」那主官順手取過一張便條，急忙的寫上兩行，「我們不能夠把專家和普通職員一樣看待，梁同志是專家，我們絕對遵從你的意見。以後任何會議全可以不必參加，有什麼問題或者困難，請直接和我接洽。」

「好極了，好極了！」



梁先生一邊說，一邊辭了出來。那主官將他送到門外。他輕快的走着，經過大門，仍然是那兩個傢伙守衛，他們忽然向他敬一個禮，他笑了，可是沒有回禮。

他在郊外踟躕着了。

向日葵歪着頭，朝陽纔爬到樹梢，露水珠釘在低矮的綠葉邊，野蟲的叫露聲低微得多了。梁懷略的鞋尖給露水珠沾溼了幾塊，他垂下腦袋看看鞋尖，心裏突然浮起一陣從來沒有的感覺，秋天了嗎？他心裏彷彿有了秋天！

一走進家，孩子們全讀書去了，梁太太淚汪汪的坐在桌子旁邊，替孩子們補破衣裳。他驚邪的：

「你知道了？」

「知道鬼！」太太氣忿的。

「不能幹了！」

「才進去不久，就說不能幹，真活見鬼！」

「不是活見鬼是什麼！不能爲了幾斗糧食受氣！」

「我說還是教書吧。」太太放下了破衣，「你偏說這裏的工作有意義，人家三番四復請你來的。」

「不過隨便和你談談！」

「我看還是不談好，免得添氣！」

梁太太心腸原是慈祥的，但她是一個女人，總離不開娘們兒那一套，話愈說愈多，愈說愈顯得激動了。她一下說到昨日的來客，那位青年，梁懷略的學生，高中畢業後便無力升學，在家鄉找一個挂名的工作，三百塊錢本兒，開始跑生意，兩三年，就是四五十萬，現在，生意也不跑了，屯運賣快，已經是百萬的富家翁了。

「人家有化的有剩的，」梁太太說着嗚咽起來，「那樣不比咱們家強些，你還是老師呀，你怎麼弄的呢？」

梁懷略無法遏止夫人的激動，他悄悄的拐到實驗室去，把門阻上。他剛坐在座位上，

門牙的開了，夫人跟着走進來，續繼着：

「你是怎麼弄的呢？」

「唉！」梁懷略煩悶的透口氣。

「你不是國立大學的化學學士麼？畢了業，就是叫你來幹這個的！」

「你越說越遠？在戰時，到這個地方來，幫助他們，爲的是想早一點得到勝利呀！我們的苦痛可不都是敵人加諸我們的麼？要想過太平日子，只有將敵人趕快打走，想提早打退敵人，只有大家把能夠幫助打仗的力量全部貢獻出來，集中力量去幹，才有把握。」

「噢！你有什麼力量？」

「我麼，我可以利用最便宜的東西，造出許多種的火器，來彌補輜重運輸的困難！」  
梁太太沉默了，她似乎再沒有和丈夫爭吵的理由！她想了一刻，然後說：

「你說的好，你只會抽烟，你對家庭光不負責任。」

「哈！」梁懷略露出了黃牙板，他笑了，「你要從大處看看哪！請你同情我的事業，並

且請你少和我吵鬧，讓我專心做點活，多製造些火器，早一天打退敵人，國家對我們是有安置的！」

「別儘和我打些官腔了！」

「並不是官腔！你是知道的，我和誰說過這麼多的話，這邊假使老打勝仗，我們心裏至少要分擔一半的榮譽啊！就是死了也算盡到國民的義務了！」

「榮譽是不是可以管飽呢？」

「你不能够這樣評定榮譽的價值！」梁懷略看看太太的臉色，改換了口氣，「好太太，仗一打勝，我們就有辦法了。自古夫婦是應當共患難的，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你平素不是最能將就我的麼？」

「跟你結婚十多年了，你始終板着臉做你的事，根本沒有和我們敘過家常，今天的溫還是第一次呢！好，好，我就不和你吵了！」

梁先生垂頭坐在椅子上，不作聲，夫人的嘮叨止住了，不知什麼時候離開了實驗室。

梁懷略抽起烟來，左思右想總感到苦悶，守衛者的無理取鬧，夫人無端的爭吵，全使他傷心。雖然他都忍受了，心理上的不平老使他煩惱，他一向是不懂煩惱的，他的煩惱極少，他沒有在任何人面前發過牢騷！可是現在——

「通！」

他在桌子上拍了一拳。

「眼都記在敵人身上吧！」

於是梁先生替自己解除了煩惱！又在桌上開始繪起圖來。

中午，工兵營營長跑進他的實驗室，開口便道：

「梁校正，向你道喜呀！」

「有什麼可喜的？」梁懷略冷冷的。

「我們的試驗全部成功了。」

「噢！」她好像有點懷疑。

那工兵營營長一如當值星官的作報告似的，滔滔不絕，梁懷略幾乎沒有插嘴的機會。營長的話音很大，又像教育士兵！他說：手榴彈，槍榴彈，空中爆炸彈，擲彈筒，爆破火藥全很成功。那工兵營營長一下跳了起來，指手劃腳的：

「兩人合抱的大樹啊，炸的連根毛也沒有了！」

「其餘的呢？」

「全很好。只可惜我們缺少更多更好的鐵啊！」

梁懷略點點頭。

「祇要能夠大量製造，我們的據點不但可以鞏固，我相信還能夠擴大，就是總反攻的時候，也無須後方空中投送補給了。」

懷略瞟他一眼，以沉默代替了愉快。

另一個隊長走進來，沒有和工兵營營長打招呼，只對着梁懷略：

「報告技正，部裏得到確實情報，敵人今晚要發動掃蕩，司令特地叫我來通知你，請

你移動一下，」這個人說着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簡圖，「這是我們必要時撤退的地圖，有紅記的都是我們的據點。」

這個人規規矩矩行個禮，匆匆忙忙又辭出去。

那工兵營營長說：

「技正可以預備預備，我替你叫幾個輸兵來吧。」

「不！」梁懷略異常的冷靜，「我想，敵人現在沒有向我們內線來攻的必要。況且，我住的是一個背道，更不要緊，剛才那位把問題說得也太嚴重了一點。」

「是的，我要告辭了！」

「咱們同陣。」

「技正不必去，怕有危險！」

「哈，怕危險還會到這裏來麼，老在屋子裏坐着，命讓人家去拚，那有什麼意思呢？」

梁懷略慨然的。

「那麼，你得和我一塊兒，看看你監造的武器也好。」

「咱們走吧？」

梁先生裝一大把紙烟在口袋裏，隨着工兵營營長出了實驗室。

這部隊爲首的中年司令，是一位卓越而多謀的戰將，他懂得先法制人，很快便迂迴到少數掃蕩隊的後面去，並且得力於梁懷略監製的武器，敵人掃蕩計劃是被擊碎了。竟夜的戰鬥他們得了不少戰利器，又收復了十個以上的據點。

這次梁先生却受了輕傷，給抬送到醫院去，他安靜的躺在一張床上，抽着烟。他的太太，帶着大孩子，氣沖沖的進了病房：

「懷略，」她嚷道，「我始終把你當作好人呀！現在才發覺你的厲害！」

「難道我是壞人麼？」

「你倒不是壞，是厲害！昨天和你吵幾句嘴，晚上你就往戰場裏跑，是什麼意思？」

「自己做的東西，使用時總得親自看看。」



「怕不是這樣吧，你是想把這個家毀掉！」

「我可以發誓，」梁懷略不動聲色，心平氣和的，「我絕對沒有這種意思！你們陪着  
我受罪，受苦，我是頂清楚的……」

外邊一陣擾攘，立刻平靖下來。然後傳過一句粗暴的叫喚：

「司令和夫人來了！」

梁先生的話給打斷了，他側耳傾聽靜肅中的腳步聲。那夫人和司令直到他的病房裏來；司令夫人向梁懷略深深的鞠一個躬，表示敬意。梁太太木然的呆立在一旁，那司令當面贈他一條廠造烟，殷殷的慰問着。

懷略左腿受了微傷，還可以移動身子，他欠身想起，那司令一下按住了他：

「不必客氣，我們的戰友！」

「不敢當，司令太獎譽了！」

說着，他依舊從床上坐起來。

「我是代表這地方的婦女和本部眷屬來慰勞先生的。」夫人微笑着，「這兒是兩萬塊錢，送給先生留作醫藥費，是大家表示對先生的敬重，先生務必留下來！」

「謝謝夫人的盛意！打仗是我們的義務，是不值得稱讚的，款子留着分給士兵弟兄們用吧？」

「他們還有他們的，萬萬請收下！」

「這怎麼好……」梁懷略有點口吃，他的謙遜的辭彙彷彿已經用盡，再也找不出字眼來，他滿面笑容，因為經過一夜的戰鬥，他的顏色很憔悴；多抽了許多烟，門牙顯得格外的黃，格外的灰。

司令夫人聚精會神的瞧着他，他的形狀是那樣的狼狽，襤褸而且骯髒，他十足的像一個伙伕，在他身邊好像找不到智慧，他不是人們想像中的模樣；他太平凡了！

梁先生笑着，他那神情很像一個在路途上行走了多少天的俘虜，塵埃滿面，疲憊不堪！他很嘔心，想找尋一句適宜的話語，來表示他衷心的感謝！

嘴唇閃動一下，他開了腔：

「司令跟夫人都太客氣了，還……」

「梁同志如果不嫌過於微薄的話，」那司令爽快的說，「務必請收着。」

「這……」

司令夫人凝視着他，好像想在他身上找一些特點，發現一點什麼可談的興趣，可是，她失望了，她發掘的才能不夠，她僅僅覺得他很可憐，因為他打仗受了傷。

病房沉寂了一會，司令走到床邊，握住梁懷略的手：

「你安心靜養吧！」

「祝我們的戰士早一點復元！」司令夫人接着這麼說。

司令把院長叫了來，交代着：

「梁同志是要特別關照的！」

「當然了，」院長恭敬的，「司令和夫人請放心！」

「謝謝司令和夫人」

梁懷略說着一轉身坐在床沿上。

「你是勸不得的！」院長警告着他。

「再會！」

「再會！」

司令和夫人匆匆的出了醫院，走在灣曲的小徑上。司令在前面，夫人緊跟着。司令心裏似乎還有不少事情須要料理，他的腦袋微微下垂，步法很健，初秋的陽光沒有減煞她的炎熱，秋莊稼依然是青蔥的，跟在後面的夫人，漸漸感到吃力，額上沁出汗珠來了，她掏出手帕，拭了兩把，出了一口長氣！

「唉！」

「我說，我說；」夫人嚷着，「走慢一點哪！」

「可以。」

「這是個什麼玩意兒啊，你非拖着。我來看他。你簡直開我的玩笑！」夫人稚氣的。

「不要輕視他，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司令的態度嚴肅，言詞間表示出他的敬意，「他是我們軍隊裏的骨幹，沒有他，戰鬥力量是要削弱的。他是一位發明家。」司令把臉轉過來鄭重的說，「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哪。」

## 待命

一連配備完整的新兵。

在沒有月色的秋夜，排成一路行列，向着有敵情的地區開跋了，

從蕭瑟的秋風中，偶然傳過一陣機槍聲。

大地和人們一同，在安靜的睡眠。

這一批剛訓練了六七個月的新兵，滿身殺氣，長夜行軍，還未聽到有疲勞的怨聲，頭低着，眼巴巴的瞧着路面，耐心的前進着。

田鷄吱哇的叫喚着，再不像仲夏時的響亮，似乎在嘆惜它們的垂暮！

星斗偶然也向戰士們眨一眨眼，片刻便給雲層吞蝕了去。

「什麼時候天明呀？」大家心中惦記着。

目的地在那裏呢？誰也不清楚。

汪恆踏住了小李的鞋後跟，小李從行列裏閃出來，彎着腰拔上鞋，口裏咕嚕着——

「操你哥哥！」

說着說着又擠進原來的行列裏。

「想開小差嗎？」有誰調侃着。

「你老子才開小差哩！」小李倔強的。

只吵一句，就鴉靜下來。

腳步聲一點也聽不見，洋磁飯碗常常碰到槍柄的達，的達，的達。

連長的大黑狗亂竄着，從前面跑到後面，從後邊轉到前邊，到處撒尿，到處嗅着。

身上的東西漸漸沉重起來，沒人下命令，大家把槍都換換肩來背。

「通！」

一個弟兄給拌倒在地。

「還沒過年，就先磕起頭來了。」後邊人嘲笑道。

「小心點走！」連長招呼一句。

「好好的，誰願意跌跤啊！」

那跌跤的人，拍拍衣裳申辯着。

戰爭也睡眠了，半晌聽不到槍響。

夜深的時候，這些行進者，短褲與綁腿之間，那露在外面的膝蓋，特別覺得涼。

天逐漸黑下去。

「萬一和敵人遭遇了呢？」有人下意識的摸一摸身邊的手榴彈和子彈帶。

他們心裏有着最大的自信：連長天天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開小差的是劣小舅子！

而且，他們懂得——

排戰鬥。

班戰鬥。



各個戰鬥。

那怕只剩下個把兩個，只要有傢伙，是一樣的幹。

他們射擊的準確，曾經蒙到上峯的嘉獎，帶柄手榴彈，大半數都擲在五十公尺以外。可顯感的是：他們缺少作戰經驗。

然而，班長以上全是久經戰場的老手，帶上去是沒有問題的。

這百多個結實的壯丁，勇氣是十足的，他們全在連排長面前，寫過血書，盟過誓，團結是和鋼鐵一般的。

小李說：

「黑得連他奶奶門牙都看不見！」

不知誰接道：

「黑路走完，天就亮了。」

在這黑黑的路上走着的一路行列，因為辨別路面的費事，行進漸漸遲緩下來。

遠遠的有火光。

他們心頭全浮起一種希望：「走快些呀，火仗把飯也該快煮好了。」

在心裏，他們感到了飢渴。

一兩聲槍響之後，跟着便稠密起來，想必是拂曉攻擊，槍聲並不怎樣的清晰，距離不會太近的。

可是他們周身全緊張起來。

「萬一敵人的騎兵竄過防線，到——」

管他呢，反正有的是傢伙！

火光忽然隱避了，是什麼意思？

有人不耐煩起來——

「像他奶奶山洞呀！」

夜黑得令人憎恨！

跟着來的是恐怖，不是畏懼。路途上會發生什麼不測麼？誰敢担保呢！

火光又出現了，他們恨不得一步就跑到那裏，看看到底是什麼？前站的火仗生火麼？還是什麼信號？

夾在槍聲中間，有炮聲，顯然是攻擊。

槍砲聲最緊時，東方有點露白色了。

大家心裏生長起一種希望。

他們看到濃密的雲層，壓住遼遼的巍峨的山巒，平原上輪着靜靜的村莊。

深灰色的霧裏，現出成千的紅色的線條那是曙光。

剛纔看見的火光，添上一層暗淡的灰色，看來是黃的那火邊，圍着好幾個人，炊烟繚繞過他們的頭，直冲上大樹的枝椏。

隨着風向，槍炮聲似乎近了一些。

一夜的緊急行軍，肚子裏需要麵包來填塞呀！

槍炮聲已經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當他們走過那些棵大樹，樹下的伙伕仰起愚蠢的臉，向他們笑着。

「坐下！」

連長的命令下來了，頃刻大家全坐下。

祇有那隻黑狗，還像沒開跋時一樣，搖着尾巴亂竄着。小李說：

「乖乖，不是肉長的麼？爲什麼不累！」

「它比你老子還能走哪！」汪恆笑着。

「啊哈哈！」

附近的人全笑起來。

「達達達！冬冬達達！」

砲火愈緊，連排長都有點發慌，他們跑到一塊去，站在那裏，噤哩咕嚕一陣，便開始吃

飯！

匆匆忙忙吃了飯，解散了二十分鐘，讓弟兄們去辦辦大小事，便又整隊出發。

麵包如同火一樣，一吃飽，全身的勁兒都來了，行列是整齊而嚴肅，好像昨夜並沒有行軍。

寒氣慢慢退除，風却越刮越大了。

真到第一線去麼？描起準，開起機關槍來，像連長平素說的一般。

大家都睜着眼在做夢。

太陽到了樹頂，帽沿裏汗浸浸的，大家解開頸子上的風紀釦。

幹麼這樣的規矩，又不是上講堂。

是風聲遮蔽了槍砲響麼，爲什麼又稀疏下來？

陰雲蒙住了陽光，仍舊覺得乾亢，可不能夠下雨，下雨才開玩笑哩，誰也沒有雨衣。

天氣是個奇怪的神，你越嫌熱，他愈是熱，秋老虎是可畏的！汗總是來不及揩，風把浮

土貼在他們臉上，個個都像菲列濱人。

在臉上摸一下，就有一條印痕。

飯後覺得子彈帶是輕巧的。出了汗，先感到熱，道會兒連分量也加重起來。

「奶，奶個熊，鬼子爲什麼偏這個時候幹哪！」

汪恆心裏想。

他把步子放得快些：

「真不如馬上就開火，老走個烏廢！」他又想。

他只顧想，邁了兩大步，左手正碰着楊守業的脊椎，他氣沖沖的——

「慢慢的呀，跑這麼快，去投胎麼？」

「放什麼屁呀！」

小李在他身後接着說：

「跌死了，這裏是買不到棺材的！」

「別胡說八道，你姐姐正等着我打勝了好回去和她結婚哩！」汪恆向小李伸伸舌

頭。

「你……」

話沒說完，黑狗打小褲襠裏竄過去，他睜着狗：

「狗日的！」

「……………」

太陽又從雲堆裏透出來。

大家抬頭望望她，喘口氣。

路上，一個老百姓也沒有。

田地荒着，屋子空空的。

天像要哭，乾燥而陰霾，悶死人。

要是到了地方，敵人給擊退了，那才真鬆勁兒。走快些，捉他幾個活的！大家心裏全發

急，急的是不知他們到底是什麼任務。天天操來操去，講道講那，要是不打打仗，那還有什

麼味兒！

在路邊一棵大樹根上，連長看見了一個用粉筆畫的密號，他帶着弟兄們走進附近的一個柿樹園。他站在一個高坡上，下着命令——

「解散，架槍，休息着待命！不准出園子！」

大家覺得怪掃興，又休息，又架槍，距離敵人一定相當的遠。

風沙大，太陽又從空隙裏穿進來，混身難受的很。

連長把慰勞的香烟散給大家，不會抽的也在抽。

有人想睡一會兒，不成，一合眼就立刻醒來了，連長只叫架槍，沒叫解子彈帶，也沒叫去掉胸前的手榴彈呀！萬一敵人衝上來……

「噲噲噲！」

三架飛機從遠處飛來，高度總在五千米以上。

趙大立搗搗小李的膀子，小李沒睬他，大立一個人爬到樹林邊，向着高空，探望着，好



一會兒，纔發現了機身飛行的所在，三架機，排成三角形，緩緩的劃着雲層，快到他們上空時，他一跳起來，飛跑到槍架旁邊去。

「你幹什麼？」排長申斥着，「趙大立！」

「想打落它！」趙大立筆直的立着正。

「步槍的射程夠得到麼？」

「……………」

「忒！你知道是敵機還是我機？」

「……………」

大立無可如何的展了一展眼皮，沒趣的退到原來的位，擠到人堆裏去。

小李在他耳邊咕嚕着——

「頂好叫排長給你打個預防針！」

「……………」

他們日常生活中，公認爲最不體面的是關禁閉！最害怕的卻是注射預防針！

趙大立從口袋裏掏出烟來——

「誰給我抽着我送他一根烟！」

沒人理他，烟捲誰腰裏都有。

烟一抽完，就感到口渴，可是水呢？是誰在園的東南方發現一個土井，他吆喚一聲，一大羣都跑過去，像一籠出窩的蜂，亂吵亂嚷的。

「要是給敵機發現了目標，你奶奶……」

「你這狗熊，光說不吉利的！」

越吵聲音越大了。

連長制止着——

「特務長呢，叫他們分班去喝，快傳！」

那土井的水面上，一層沙，好些個殘破的樹葉子；人手多，一攪再攪，水便不成樣子了！

可是一班一班的弟兄們，依舊彎着腰，捧些水到口裏。連長交代着特務長——

「到了火線，你盡可能叫伙仗多燒些開水送來，秋天了，多喝冷水是要壞肚子的！」

「是，是。」

那特務長怪有禮貌的應允着。

一個夥子，喝過水之後，向着另一個方向跑開了，班長追蹤在他的後邊，他在玉蜀黍棵裏蹲下來。

班長氣喘喘的跑到他旁邊——

「好小子，你拉尿還要檢地方麼？」

「班長，你也許會認為我是會作劣事的吧，那是他奶奶龜孫幹的……」

班長轉過身去，慢慢的走向柿樹園。

命令老不來，連長心裏有點着急，他在園的一頭踱來踱去，臉色仍然裝作安泰。風漸漸煞住了，沉重的雲層快要退淨，太陽如同火一樣，使人窒息。

休息反而令人苦惱，倒不如衝殺一陣。

槍聲時隱時現，砲響彷彿加多了：三分鐘轟一下，兩分鐘轟一聲。

一顆砲彈，落在柿樹園近旁，震耳的響亮——

「轟！」

坐着的人，身子全給震盪得搖動一下。

周發赫斯底里的跳起來，雙手抱住腦袋——

「唉海，唉海！」

一邊叫一邊亂掃着。

何排長一把抓住他，詳細檢查他是否受了傷，然後，在腮上，重重的，一邊打一巴掌——

「你發什麼神經！」

「我……」周發茫然着。

排長走開了，他罰了立正！

大家起初是以好奇心來忖度着這是怎麼回事，後來肚子裏全罵道——

「你奶奶小胖子鬼！」

三五個一組，開始評論起來。

趙大立拉一拉小李的子彈帶——

「小李，小李！」

「叫我弄烏麼？」小李不耐煩的。

「周發才真該打預防針呀！」

「去你哥的球吧！」

汪恆告訴他們說，周發有個漂亮的未婚妻，他白天也在做夢想着她，又說周發不是貨，他終天歡喜和號目扯淡，一有空，他們兩個就在一塊兒嘖嘖咕咕的。

「轟！」

又是一砲，炸倒一棵柿子樹，葉子散了遍地，人好像什麼東西推的一樣，搖晃了一下，

周發那小子，不知什麼時候坐在地上了，眼睛瞪的像一對銅鈴。

「轟轟轟！」

炮不斷的響着。

柿樹園是鴉靜的，裏邊坐着的人，心緒是逐漸逐漸的緊張起來。

「轟！」

又是一下，落在園的右前方。

「轟！」

落在左前方。

「報告連長，」一個排長問道，「這離第一線還有多遠？」

「三里半。」

「敵人大概是發現目標了！要不要疏散一下？」

「要疏散。」連長立刻大聲喊道，「各排由各排排長率領，分別在附近疏散！」

「集合！」

「取槍！」

「跑步！」

片刻間，樹林裏只剩下連長和特務長！

「轟！」

「轟轟！」

三個以上的砲彈擊中了柿樹園，一陣飛沙，一股青烟，樹園裏燃燒起來。連長的黑狗，向着棵被炸倒的柿樹旁邊狂叫着。四個排長急奔過來，鑽進了柿樹園，在亂雜的樹枝下拖出了連長。

那連長從頭到腳都變成了泥色，僅僅剩了兩隻乾淨的眼睛。一位排長在連長混身上下打量着——

「報告連長，沒掛彩吧？」

連長搖搖頭，沒說話，他受震動過甚了。

黑狗依然叫得厲害，是誰說——

「再去看看，還有特務長哪！」

正說着，那特務長在黑狗屁股後邊出現了。像一位活了的泥人，嘴裂得很大，笑迷迷的，露一口白牙！一面走，一面拍着週身的浮土，一股烟又一股烟。口裏還咕嚕着——

「真虧隊伍疏散得快呀，不然就要吃大虧了！」

連長狠狠的——

「今天非活捉他幾個！」

士兵們四散在郊外的地裏，焦心着連長的存亡！

「要是連長陣亡了……」

「日妹子的不去替他報仇！」

他們從玉蜀黍，小米的地裏，探頭探腦向連長這邊瞧望着，用手指計算着人數——



「嘩，沒事呀！」

「那不是連長麼，他比他們都高些。」

「就是變成泥人了。」

「特務長還裂着嘴笑哪！」

「轟轟轟轟！」

砲聲斷續的響着，連排長們全躲到玉蜀黍棵裏去，柿樹園給彈片削去了大半！

雲層又吞沒了太陽，熱並沒有減煞絲毫，大家心裏煩燥而且苦悶。老想生點是非，可

是總找不到對像！有人急得跺着腳，在罵空。

「命令啊，快些下來吧，我們要到第一線去！」

砲聲和天色交流了，容顏無限的悽愴，空氣是混沌得如同想像中的地獄，使人悶，使

人憤怒，感到不衝殺便不能透氣，片刻也活不下去！

大隊機羣來到了上空，好些弟兄們全把鋼心彈投了腔，張望着——

「排長呢？」

「祇要他說一句話！」

排長從一邊搖着手，大聲嚷——

「太高了，不能放！放了無效！節省咱們的火藥，留着到第一線用！」

「打着打不着先試試！」

「不准胡鬧！那麼老遠的，不是白費子彈麼，你碰不着它一根毛，它就把你炸碎了！」

小李站在路中央，舉着槍，那姿勢像預備放，楊守業一把將他拖回來——

「命令如山，你鬥什麼猴呀！」

「我也是試試看的！」小李笑嘻嘻的。

「暴露了目標不是好玩的！」

小李把頭往上一抬，向汪恆做一個鬼臉。

「轟！」

一個燒夷彈落在路面上，無數的藥球着了火，一股股薰鼻的硫磺味！

「老獸在這裏作什麼？」

一種仇恨，國家的也是自己的，彷彿化成了一種氣體，鑽進了他們的心臟，澎湃着，澎湃着，他們老想殺人，用子彈或是刺刀，殺掉那些惡魔！

剝掉他們的皮！

吃了那些肉！

「快出發吧！」

該死的傳令兵，像是摸迷了路，老不見他的影子！大家急得頭上都冒出火來。

「我操傳令兵的八代！」

遙遠的，有個人騎着馬跑過來，待走近時，他們攔住他，質問着——

「你是幹什麼的？」

「傳令兵。」

「操你奶奶來這麼遲！」

「別罵人，快熱死了。」那傳令兵喘着氣還爭辯着，「你們看到一營四連麼？」

「這就是的。」

「馬連長呢？」

馬連長從一邊走過來，傳令兵向他敬個禮——

「報告連長，公事請收着！我去找二營六連敬禮！」

那傢伙躍上馬，頃刻跑開了。

連長拆開了公文，攤在手裏看着，是一道命令：要他們立刻出發，到五里外的側翼張皇莊，去和友軍換防。那裏的隊伍犧牲過大，急需調回休息，限半小時內趕到。

看完了，馬連長沒宣佈任務，只吹一聲哨子——

「集合！排與排距離二十公尺，目標，張皇莊，前進！」

弟兄們的心跳動得厲害。

「轟」

又落在柿樹園裏。

「張皇莊是個什麼鳥地方呢？」有人在問。

「那是第一線，號兵告訴我的，現在一團十二連在那裏死守。」周發得意的和人說。

「達達達」

機關槍像是在人們耳邊放，清脆而響亮。

天混沌得陰森森的，還是熱。

「轟達達」

「達達！轟轟達達」

「難怪班長說打仗好比過年呀。」

周發心裏想。

黑狗從後面竄過來，嘴裏啣着剛才連長丟掉的一塊白手帕，它去追趕隊伍最前面

的連長。

這一羣壯丁，剛受過六個多月訓練的戰鬥員，一肚子勇氣，胆量是十足的。他們打過十次以上的靶，個個都很準確，他們都有勝利的自信。他們的精神訓練也很嚴格，人人全瞭解自己應盡的義務。

「轟達達！」

「我操你八代！」

他們的心越發跳動得激烈了，將要從口裏跳出去。

他們想殺人。

「轟！」

落在他們的後邊。

「轟！」

前邊又落兩個。

特 命

人人都想跑步走，可是連長沒有命令。

「欸，怎麼還沒到呀？」

焦急得要跳起來。

「這回打勝了回去，」楊守業自言自語的，「我非去學航空，這他奶奶多費事！」

「……」

沒人作聲。

小李的綁腿散開了，他不管，隨他去。汪恆的鞋子給人踏掉一隻——

「操他奶奶才拾你！」

「唧……唧！」

流彈像蚊蟲樣的飛過來。

看天色，是將要哭出來了。

「達！」

一顆流彈正擦過連長的鋼盔頂，他不動聲色。他的眼睛睜得又大又圓，死釘着前方。他看到了十二連求援的旗語和信號，他們快犧牲完了！這已經是一個缺口，決不能讓敵人衝進來，動作要快！

「轟轟轟！」

彈落在他前面，堵住了視線。

「噹噹噹噹噹！」

不遠的對面，一架敵機飛得很低，是掩護敵人衝鋒的；連長大聲嚷着——

「上刺刀！」

「跑步！」

衝過彈烟，他們看到了正在前進的敵人。

「散開來，分成四路！」連長嗓子快啞了，「輕機槍快找陣地！可別忘了取下手榴彈呀！」



初秋的風

弟兄們瘋狂的迎面殺過去！

一六四

## 初秋的风

紡織娘多飲了露汁，歌喉鬢鬢日漸柔弱下來。

初秋の西北，在壯麗的山麓下那一座座西式的樓房裏，清晨或是薄暮，已經微微有些寒意了。青年人我的心情，一若春朝の陽光一樣，溫暖而富有希望。

這兒是七七後新建的郵莊，位置在都市的邊陲，一個北方稀有的清秀的地方。像這樣的房屋，不過有十來幢，座落在紫竹園和蘋果樹中央。

從郵莊望過去，是斜斜的山坡，蔓生着棕樹和山藤，參天的松柏和三四人合抱的核桃樹。十里外，是一個挨近一個秀麗的紫竹園和崇峻的山巒。傍晚時，可以看見日落西山的畫面。無數的小溪，終年綿綿的流着。有人稱讚說：這是理想的江南。

郵裏的居民，生活與本地人不盡相同，他們的飲食起居，比較的舒適、潔淨，而且安甯。

他們大半是權貴或金融家的眷屬由沿海一帶大都會避難來的。

秋夜的山邨，在銀色的月光中站立着，分外顯得蕭瑟。紡織娘吝嗇着她的歌喉，偶然謳一兩聲便停歇了。當古城裏那座聳入雲霄的門樓，簷角上的風鈴寂寞的叮噓雨下之後，美麗的山邨更是恬靜了。

靠邨邊的一家，院落比較最寬敞，筆直的棕樹環繞着這住宅的四週編成了天然的圍牆。淡綠色的電燈光從一個秀緻的窗口裏射出來，那窗紗裏面搖擺着兩個人影。女的坐在鋼琴前，男的立在她旁邊，扶着小提琴在對音。

片刻，合奏開始了；那是名曲「最後的吻」。從窗口——淺綠色的窗口播送出去，憂怨而又纏綿，在沙漠樣的西北，這樂聲和黃金一般的寶貴啊。它將人們的衰老回轉到了青春，使人們的靈魂永遠的浴在夢境裏，左右的鄰家沉靜下來，個個人全摒息着，傾聽這柔媚的合奏。

「慈哥，請放下你的提琴吧，」那彈琴的站起來說。婉轉的口音像是一個少女，她兩

個小辮子搭在雙肩，身材消瘦，她把一隻手放到鋼琴蓋上，「你彈着鋼琴，我們合唱一支歌，也可以試驗你一下鋼琴是不是有提琴工夫那樣好！」

「假使我彈的沒有錯呢？」慈哥問道。

「給你一塊哈密瓜或是一個武功蘋果。」

「可不許給得太少啊！」

「樣樣都給雙份好了，媽媽是證人。」

於是，前奏曲響了起來，是一個大劇中的插曲，慈哥先唱出口——

「我可愛的珂裘霞，

你可曾記得，

那是一個初秋的夜晚，

月……………」

「這個曲子太淒涼了，」說話的是一位中年婦人，正是這少女的媽媽——梅夫人，

她用一種命令似的口氣說，「這個時期，青年人應該唱些悲壯的曲子才是！」

他們的合唱給打斷了，那少女——梅夫人的女兒梅可文偷偷向慈哥——梅夫人的外甥林慈輝擠了一擠眼，表示她的掃興，但轉過臉來却笑迷迷的：

「媽，我們唱這我河山吧，您是最中意的！」

梅夫人微微點點頭，表示她的同意。

可是，歌曲是草草率率結束了的，三個人中，每個人全有點飄渺的不快之感，誰也沒有露在臉上。

梅公館仍然保有都市上的習慣，一家人都起得很遲，每晚總在十一點上下才睡眠，夜生活過慣了，不過在中午以後，總有點把兩點鐘的午睡。

「紀媽把我的醬色絲絨馬夾拿來，還有小姐的。」

梅夫人在他們的歌聲停止以後，矚咐着她的女傭她的聲調柔和，而神態却非常的高貴，那種沉厚而且傲慢的儀容，髮髻是世代傳統下來的，貴婦人應具有的神情，令人肅

然起敬；在她的身邊似乎有一種不可冒犯的威嚴。她是名門之女，很早就到英國留學；她的先生——有功國家的梅將軍比她正大上十歲，現在正坐鎮前方，也是望族的子弟，是二十幾年前他被派往英國考察時，她們在倫敦結的婚，可文小姐，便是在那裏生的，嗣後她患了貧血症，連續有十年不健康，再沒有生過孩子；爲了這個緣故，梅可文任憑在父親或母親心裏是和掌上珠一般的。

他們的女兒——梅可文，美麗是和母親年青時很相像的，然而她不像父親那麼守舊，也不像母親那樣固執，可是，她仍然保有那血統上的高貴的氣質。

紀媽將絲絨馬夾送來了，梅可文道：

「快去把哈密瓜和蘋果拿點來！」

梅夫人和女兒外甥談起音樂，她認爲近十五年來中國音樂大有進步，總還嫌努力不夠。她讚揚着貝多汶，華格納，莫查爾特，曉邦這些人。

「妳母對巴哈的印象怎樣呢？」林慈顛問一句。

「當然佩服的，中國正需要這樣的天才。」

十點鐘時，紀媽將夜點心送上來，有梅夫人自己做的蛋糕，小麵包，菓子醬和自己擠下的羊奶。林慈輝坐在她們母子的對面，恭維起姑母的才能，和對飲食營養成份的注意，他不經意的道：

「我媽老愛做些油膩的東西……」

那姑母沒有作聲，大家把視線全集中到食品上，默默的吃着。林慈輝是一個銀行家的兒子，他父親在戰事爆發前一年，因為操勞過度死去了。他的家產管理和照料，全靠着他的將軍舅父。他也住在這個郵裏，三天兩頭要往舅舅家來。他生得十分的英俊，而且魁梧，因為酷愛音樂，在普通大學只讀了兩年，便輟學專門在家練提琴和聲樂了，舅父和姑母因為親屬關係，自然很愛護這個沒有父親的外甥，但一想到他的志趣，多少總覺得這個孩子沒有出息，爲什麼不學學父親或是舅舅呢？就這一點，使他和他的表妹在來往，上隨着年齡的增長，梅夫人一天天監督得嚴起來。雖然她並沒有在女兒面前嚴勵表示不

准太和表哥接近，在心理和行爲上是有戒備的，她決不願意女兒嫁給一個像林慈輝這樣輕鬆的男子！

「你把武功蘋菓帶一籃回去，」梅夫人對着林慈輝，「慈輝，告訴你媽媽這是外國種子！」

「謝謝給母！」林慈輝笑着，「我媽一定很歡喜的。」

梅夫人叫紀媽檢一籃頂好的交給慈輝，他提着小籃，向給母鞠躬，道着晚安，向可文點頭示意，輕慢的出了房門，走下樓去。他的心情像往常一樣，一步印一個愉快。

母女間保持片刻的沉默。

待林慈輝走下了樓，梅夫人一無所指的道：

「人應該自愛些才好！」

說完便轉身進了臥房。

林慈輝似乎隱約的聽到這幾個字，他想這也許是說旁人的，只在腦海裏一轉，沒有



十分介意；給母——在他的記憶裏始終是一位慈祥而且高貴的長輩。

而梅可文，却墮在五里雲霧中了。母親這突如其來的語句，顯然是單對她發的。可是，母親從來沒有說過這樣刺耳的話，今晚太令人不解了！她自己深信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她一直保持着大家閨秀的高貴，沒有放縱過絲毫，沒有一椿使母親動怒，或是傷害母親自尊心的地方。她無法尋出母親不悅的由來，茫然的躺在沙發上面，暗下掉了兩滴眼淚！

「可文，可以睡了！」

「唔。」

聽母親的聲調仍然是溫和的，適纔那句話又好像不是她說的！可文輕輕的走進自己的房間，沒解衣裳，便往床上一倒，把一個毛毯遮在身上，睡了。她自小到現在，始終飽嘗着父母的鍾愛，十幾年來全生活在暖春的春天裏，今晚的刺激，她感到難以忍受，很久很久才睡熟。

第二天一大早，梅夫人喊紀媽頭一聲的時候，梅可文便坐在床沿上，默默的凝視着自己的手背，散髮蓋着前額，充分的顯現出少女特有的貞潔的神姿。紀媽將臉水送來了，她照舊的梳洗，換上整潔的外衣，坐在鋼琴邊，宛如每朝一樣，彈着早禱爲你祝福等曲子，可是她的氣力似乎微弱了不少。

梅夫人也和平常一樣，交代着廚子買什麼菜，昨晚的話語就像不是出之於她的口裏，她高聲的喊着閨女：

「可文，買點什麼新鮮東西吃啊？」

「媽媽隨便買什麼我都喜歡吃。」

「那麼，劉萬才，」梅夫人叮嚀着廚子，「買兩支鴿子，一隻野兔還有冬瓜番茄鷄子兒，青菜你自己看着買好了，全要新鮮的，看看有沒有菜花？」

「是了。」廚子答應着退出去。

梅可文吃着早點，想着母親昨夜的話語，她心裏仍然感到難受，然而母親今早的舉

止談吐，不是仍然和往常一樣麼？她迷惘了覺得自己不免過於小氣，心腸委實太仄狹了。她懺悔她不該以這些小節在肚子裏嘔氣，使母女之間的情感無形中滋長起一層隔膜。

「可文，冠生園快在城裏設分店了，你聽說麼？」梅夫人安祥的。

「以後吃點心就便當了，媽媽。」

梅可文高興得跳起來，將小辮子抖擻幾下，妖媚的一笑她又坐在鋼琴邊彈起馬賽曲和伊利諾伊斯。

下午，林慈輝送來一張便條約給母和表妹到四里外那多竹多魚的子牙溪去皮格涅克，並且盼望她們帶着釣竿和竹籃。他自己先到城裏去買點肉鬆，臘腸，小麵包和西點，他相信他可以在楓樹灣等着她們。

「媽，我們去吧，好久都沒有去皮格涅克了！」

梅可文忸怩着。

「孩子，你自己去吧，別忘了魚竿和竹籃，早一點回來！晚了山路是不好走的。」

母親意外的爽快，梅可文笑迷迷的跑開了。她回到房裏，換上短裝。常青的背帶裙，淺藍的襯衫，戴上一個紗邊的無頂草帽，挽着一件蜜色的馬夾。東西準備齊全，她和母親招呼一聲，便匆匆的往樓下跑。

那母親打開了紗窗，伸出頭來！

「早點回來，可文，冬瓜燉鴿子給你留着。」

「好，聽見了。」

「要不要人送你一陣？」

「無須了。」

出了棕樹園牆，梅可文便要上一個小坡，穿過鞍子嶺就到楓樹灣，楓樹灣到子牙溪是一片蔓延二三里的小平原，稀疏的村莊，點綴在高山大樹間。

翻過鞍子嶺，梅可文額上出了汗。她的步伐慢下來。她一邊走一邊向四面張望着，面部現出一種驚悸和恐怖。她平素是不慣於一個人走路的，可是今天，她很勇敢，獨自一人

在山村間走着，她爲了追求一個光明的希望。

北國稀有的楓林，正和江南的一般，經一陣霜洗，是那麼鮮紅，如同少女的心般的，純潔而多情。在楓林裏，隨風吹來一陣陣口哨聲，柔和，輕巧，是歐洲名曲中的「我怎麼能夠離開你」這哨聲使他神往，她的脚步更慢，她幾乎想止步，來尋覓這哨聲的所在。

頃刻間，一個魁梧的男子從楓樹叢裏閃出來，向她飛奔過來了，他的身材俊秀而且健康，他的領口結了一個大大的紫色領球，像西方中古世紀的大藝術家們的打扮一樣。梅可文起初是極疑慮的，待辨別出那正是她的表哥，她也興奮得跑過去。

接近了，梅可文丟掉了魚竿竹籃和馬夾，兩人挽住雙手，像跳唐格樣的舞起來。

林慈輝道：

「我老遠就看見你來了。」

「我真急得想一下就跑到這兒。」

「哈哈哈哈哈」兩人會心的笑了。

「妳母親呢？」

「她沒來。」

林慈輝彎下腰，拾起梅可文的東西兩個人並肩往前走。他們始終在笑着，他們佔有了這個世界，他們心裏空洞得彷彿什麼也沒有，祇有溫暖，祇有春天，祇有崇高無上的純潔。

那些個山竹，雜亂的生長在石子路的兩邊，高些的，頂端越過了楓林，清澈的溪水潺潺的流着，山野間的翠鳥在歌唱生命的可貴，來讚美大自然的雄偉，紫色的梅豆秧挽着倔強的黃色的向日葵，秋海棠邊開在石縫裏和楓林邊。這令人迷惑的秋色啊，梅可文再也遏止不住心裏的字眼了，她羞澀的——

「秋海棠太可愛了！」

「爲什麼？」

「它永遠不會變，今年的顏色和十年前二十年前全一般，死心塌地的生活着，」她

低着頭，依然是羞澀的，「它也永遠不會衰老，祇要秋天一到，他就立刻復活了！」

「是的。」

林慈輝答復得那麼的肯定。

走着，表哥在楓樹下檢起他的包裹，楓林邊有一架獨木橋，她扶住他，小心翼翼的撈過去，梅可文率直的：

「這也算得上一次患難吧？」

「自然。」

楓林走完了，是一條寬可念丈的沙溪，沒有船，更沒有橋，水只半尺來深淺，通過沙溪，子牙溪便快到了。林慈輝將包裹放下，坐在地上，去解鞋襪，他看着表妹：

「讓我把你背過去？」

「不，」梅可文急速的搖搖頭，「這樣乾淨的水呀！」說着，她也蹲下脫去鞋襪，林慈輝驚慌了：

「要是受了涼？」

「如果病了，請你陪着我！我們這可不又共一次患難了嗎？」

「哈哈。」

東西全放在林慈輝肩上，梅可文挽住他的膀子，在緩緩的溪水裏慢慢的彳亍着，梅可文快樂得合不上兩唇，這種自由，這種心情，在母親面前是獲得不到的，她覺得很驕傲，她看到水裏面一男一女的斜影，感到新奇，感到意外的滿足，她有時故意把腳放得很沉，水花從腳板下迸濺出來，沾溼了他們的衣裳，她大笑起來。

山鳥像是慶幸他們的青春，越唱越是中聽。

「你看，慈哥，還有鳥類在爲我們的水上行配着音樂呀！」她向林慈輝偷看一眼，「這時人的心境，不是像名曲『我的快樂在海洋上』一般一樣麼？」

「是啊！」林慈輝稚氣的。

渡過了沙溪，洗洗腳，穿上鞋襪。林慈輝道：



「不遠了，那邊就是子牙溪，我們跑過去吧！」

「可以。」

「我在前面跑，假使你能夠追上我……」

「追上你怎麼樣啊？」

林慈輝遲疑着了，許久才想出話來：

「我釣的魚都送給你，算你釣的！」

「好吧，跑！」

林慈輝放開步子跑一陣，回頭一看，梅可文正在身後緊追着。他一邊跑一邊摘着秋海棠淺綠的草踏在他的腳下，睡倒又起來，梅可文微微垂着頭，仔細着路上的鴨蛋石，不要將自己滑倒，他跑得也很快，但極端的吃力，那雙小辮子擺動着。她顧不得來觀賞路旁的小小的野花，白色的，紅色的，紫色的，淡藍色的，花石子，野菜樹，青青的山，自由的雲霓。

山鳥不斷的叫喚着，像嫉妒他們的歡樂！

通過一個長長的竹園，林慈輝不見了。梅可文扯起裙邊，宛如蝴蝶樣的走上一個小山崗，在找尋她的表哥，當她發現林慈輝躺在子牙溪畔一塊大石板上，她輕巧的飛奔過去了。到了溪畔，她陡的躺在石板的另一邊。林慈輝却一躍站起來，看看梅可文：

「你累了吧？」

她點點頭。

「我送你一束秋海棠。」

梅可文也站將起來，接過秋海棠，將花朵放在唇邊。

「這或者可以減少你的疲勞吧，我想。」表哥說。

她嫣然一笑。

「噢！」她流露出少女的特性，跳起來尖聲的叫一下，摸摸頭髮，「我的無頂草帽掉到那裏去了！」

「不要緊，我相信還可以找到。」

他們很幸運，釣了不少魚，他們是格外的興奮了。除了釣魚，他們整個的時間全用在談笑上，這樣的山，這樣的水，這樣美麗的秋景啊，他們彷彿一絲一毫也感覺不到，他們間祇有幸福，祇有愉快。林慈輝無意中看到西山的陽光，又看看錶。梅可文問着：

「幾點了？」

「四點。」

「拾一拾，趕快回去。」她驚慌的。

秋風從山腰裏吹來，梅可文打一個寒噤。林慈輝爲她穿上馬夾，東西由他一人拿着，兩個人慢慢的在回家的路上拐着，到了沙溪，梅可文還要赤腳渡過去，給林慈輝勸阻了。林慈輝脫去了鞋襪，把東西放在一邊，他蹲在河沿上：

「來，可，我背你過去。」

「東西呢？」

「等送過你再回來拿。」

「傻瓜，還等回來幹什麼！一齊帶着吧！」

走在河中間了，林慈輝的腿不大穩當，他玩皮的——

「要是摔倒了啊……」

「我們兩個都要挨罵。」

在楓樹灣，找到了無頂的草帽，肚子餓了，他們吃起小麵包夾臘腸，一面走一面咀嚼着。他們給幸福包圍了，他們的血液裏也充滿了愉快，他們的心情單純得可笑；他們的宇宙，只有他們兩個，一條心。祇要他們在一塊兒，再想不起別的事物，別的人。梅可文的一束秋海棠忘在子牙溪的石板上了。

山鳥好像也在迷戀它們的春天一般，唱着讚美詩。

梅可文檢一片鮮嫩的楓葉摘下來，又折一枝全是蓓蕾的秋海棠放在手裏輕輕的吻着它們，她的眼睛看着天，彷彿在思慮什麼，步子很慢，神情是異常的猶豫。萬道紅光從他們背後射過來，是晚霞。柔和的秋風掠過楓樹，向日葵、秋海棠、叢叢的野草，飄動了那無

頂草帽的沿邊的雪青色的圍紗。林慈輝溫存的：

「可，我覺得你活像一隻小鳥！」

「你是說我太懦弱麼？」她很不平。

「我是說你的美，你的個性。」

「說句實話，我家庭的樂趣把我什麼希望全毀壞完了。我的良心不容許我跳出這個真情的籠罩，我什麼全用過腦筋了，我所想的，我所願意的，都是有希望的，這個希望必須一個人的警覺，加倍的努力！」

「是的。」林慈輝應着，其實他沒完全聽懂她的話。

「我想去擔當一點工作，」梅可文率直的，「我並不是一個太無智慧的女子，我相信我還可以有點成就，祇要讓我到社會上去。天哪，我出去了，媽媽會寂寞死啊，爸爸呢，是根本不主張他唯一的女兒去服務的！」

「在家裏練琴不也很好麼？」

「是啊，所以我每天用心的彈。」

他說着，左手扶一扶小辮，右手將楓葉和秋海棠再在唇邊吻一下，她驀的轉過身子，立在林慈輝的面前，他們站了一刻，她的臉色一陣緋紅，聲音顫抖着說：

「讓我把它們放在你左上方的口袋裏！」

「謝謝你！」

「這算是我贈你的勝利的錦標！」

他們又笑着走開了，梅可文爽快的：

「你多像一位奧令配克的選手啊！」

「不敢當！我實在是一個弱者。」林慈輝謙遜的回答道，「我的環境一大半和你一樣，我們害着同樣的病。」

「可不是麼，我全了解，我媽常說：你的英俊，你的魁梧，你的氣質，很像歐洲近古的俠情的騎士！我聽了非常的滿意。不過，他們很爲你惋惜，說你的家庭把你攪壞了，你的興趣，

始終和騎士離得很遠，他們對你……」

「對我怎麼樣呢？」

「對你這一點不很歡喜！」

林慈輝很覺感傷，他無法壓制胸中的苦悶，順口哼着：

「但願這清山綠水，」

「白雲藍天，」梅可文情不自已的接着。

林慈輝：「像這純潔的，」

梅可文：「秋海棠一般。」

林慈輝：「永遠的啊，」

梅可文：「永遠的不變，四季在春天！」

這信口來的歌聲，一若平素的二部合唱，有韻律，使人聽來感動，林慈輝漸漸覺得自己是這樣的虛渺，他的情感激盪起來，全身有了熱力，他索性放開了歌喉，儘性的傾吐着

內蘊的悲哀。梅可文依然在和着。

林：「我們酷愛戰爭！」

梅：「它能夠摧毀黑暗！」

林：「建立世界和平！」

梅：「讓人類重見光明！」

林：「我情願爲國家的自由死在砲火下！」

梅：「做一位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唱完了這段，他們彼此全大笑起來。看看四郊，已經呈現着暮色了。從大樹的枝椏間望過去，西班牙式的建築物現在眼前。遠處的大平原上靜謐的躺着成千成萬畝的田和園，遼闊的田園風光啊，林慈輝又將哼出曲子來。

梅可文一把拉住他的膀子，嚴厲的：

「收斂一點別等挨媽的閒話。」



轉兩三個灣，他們分了手，梅可文先到了家。

梅夫人叫人接過魚來，親自看看，誇獎起女兒的能幹。然後，在燈光下叫紀媽端上冬瓜鴿子，讓梅可文安靜的吃一餐飯。晚飯後，梅夫人爲女兒削一個武功蘋果，遞在她的手裏，可文又坐在琴邊，翻開五線譜，彈一兩個名曲，開始和母親敘述釣魚的經過，母親好像不大注意似的老是將她的話又開說。她應該早一點回來，聽人說山狼愛在傍晚時出洞，真把她急壞了！末尾又說：

「青年人玩起來總是沒頭沒尾的！」

而林慈輝，懷着和以往同樣愉快的心情，來到他們院子裏，聽見給母責備的口氣，他不再前進了，站在這兒，靜靜着給母的談話——

「好孩子，你是最聽話的，昨晚我不是才和你說的，叫你自愛麼，今天……」

梅可文這才恍然大悟了，原來昨晚就是暗示她的。但梅可文仍然稚氣的望着母親的表情，她裝作不懂的樣子。梅夫人深恐女兒不了解自己的意思，她將話說得更露骨一

些！

「你不必和林慈輝那孩子在一起多玩，那樣的青年，不去作一點正經事情終天拉唱唱的算什麼！也真不怪你爸爸天天說他沒出息，不長進了……」

母親儘管說，女兒的淚一行一行的淌着。

林慈輝轉過身去，悄悄的走了！他回到家，和他母親照例的談着天，可是心頭好像長起石塊，漸漸感到了重壓。表妹在郊外的談話，他當時是不大瞭然的，現在才知道她那些話的深意了。他一整夜沒合上眼睛。

而梅可文，在沙溪里越水時受了涼，主要的還是氣悶，她今晚入睡較早，睜着眼睛躺在床上。午後的情景在她純潔的腦海裏不斷湧現出來，是一張張的畫面，有時候，她想得出神，那含淚的臉上會露出笑容，但一想起母親的話語，母親的臉色，便又陷於陰鬱的深淵裏了，她偷偷的撫着胸口在太息，她一夜都在輾轉中過去。一個人的家庭爲什麼會和自己的希望常常發生矛盾現象呢？啊，拳熱的母親愛不是正打擊着她崇高的戀情麼！

第二天早晨她沒有起床病臥在床上。

林慈輝起身很早，把小提琴鎖在琴箱裏，放到衣櫥頂上去了。他看了報紙，一大早便跑出門去，晌午才回家。第二天仍然起得早，到黑透了纔轉回來，這樣子他一連保持了三天，第四天在家裏休息着，他的氣色不好，飯量很壞，媽媽問他身上可有什麼不舒服麼，他搖搖頭。

山邨的人家幾天沒聽見歌聲，也沒聽見合奏，大家很奇怪，猜想他們或者旅行去了，英俊的林慈輝再不是梅家的來客，梅可文再沒人陪伴她了！她孤獨着，她盼望母親能夠對表哥寬容，她盼望表哥能夠英勇的來臨，她的盼望是徒然的！

在他們分手的一週後，她所盼望的東西來了，那不是表哥，却是表哥的手書，她慎重的拆開，用夢樣的心情閱讀着，信很簡單，說他立刻要到成都去，來不及辭行了，他現在在汽車站上，如果她有空——能夠出來，希望她來見見面。

她在梳粧台前扶扶頭髮，發現她的眼皮腫了！趁着母親在房裏她拿着馬夾跑了出

去。她的心跳得厲害在汽車站，好不容易才找到林慈輝；見了面，兩個人都沉默着半晌沒有說話，兩人的臉上全蒙上一層陰霾的雲。還是梅可文先開了口：

「到成都幹什麼？」

「我已經考取航校了。」林慈輝答道。

「是真的麼？」可文有點喜出望外了，「好極了！你不會騙我吧？」

「你瞧！」他從手袋裏掏出錄取證來。

「太好了！我……」她笑了，「姑母知道麼？」

「不知道。」

「她老人家會急壞的！」

「全憑你去安慰她了，可，我只有拜託你啊！」

「我當然要常去安慰她老人家，並且，我祝福你平安，成功，帶着凱旋的勳章回來！」

「在事業上，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我很有自信，這全是爲了……」他向左右看

看，「爲了一個神聖的希望！」

汽車響了，助手催着客人上車。林慈輝提着簡單的行裝——一個皮包，慢步向汽車走去，走了兩三步，忽然轉過身來，從口袋裏掏出那片楓葉和秋海棠，氣喘喘的說：

「這便是我的誓言，我的靈魂！」

「來！」梅可文從自己手上取下一隻小巧的刻着她的名字的戒指「把左手給我」  
她的聲調低微到了極點。

林慈輝伸出左手，她將那戒指帶在他的無名指上，並且追問道：

「你的呢？」

「讓我替你帶！」林慈輝將他的戒指帶在可文右手的無名指上。

他們同時鬆口氣。

五分鐘後，汽車開了。

回到家裏，她心裏感到很輕快，無盡的哀怨彷彿遺忘完了！我們的空軍在天際翱翔

着，一隊正雄糾糾的出動，一隊安全的歸來了，她俯在窗口默默的祈禱着——  
「但願就像這樣的來去啊！」